

增訂 易說統

九之十一

庫	文	閣	内
三	八		漢
函	一	三	
五	四	七	香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8137
冊數	14 (	6)
函號	273	86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石鏡山房增訂周易說

統卷之九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統八純卦。惟坎名習。蓋在險難之中。人情易生脫離之

○想習之云者。謂其與坎相習。若出於日用常行。不因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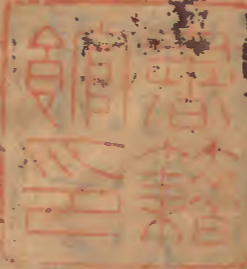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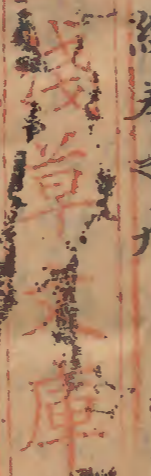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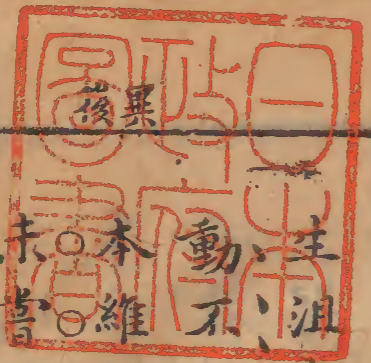
○生沮喪心。亦不因之。生僥倖心也。中有實德。外變自搖

○動不得。即此便是有孚。維心亨。即本有孚。來行有尚。即

○本維心亨。來趙汝棋曰。有孚者。兩陽雖陷陰中。然陰陽

○未嘗不齊。孚也。維心亨者。水雖流而中自止。若有以維

○



之而不與俱逝所以遇險而能亨也水性善行壅之則  
滯惟行則為長江大河演迤克達利遍天下所為行有  
尚者如此

習坎解

按八重卦俱單出卦名獨坎加一習字傳雖以重險解  
之然意寔不止於此蓋坎窮難處聖人欲人之習之也  
習者習而安之之意易簡錄曰坤二言不習坤二之動  
動與天合何必習何待習二變坎動而成陷何能不習  
何可不習惟坎自有習象惟坎亦自不能無習功如  
既為鳥不飛不得不數飛不得王註曰險難之事非經  
便習不可以行

有孚解

則言曰孚與信字稍異字從爪從子鳥之字郊也鳥之  
字郊舉全體精神血脈悉傾注於郊之中而郊自化自  
育故大有象曰信以發志易不言信而言孚正重在孚  
化上但作信字解未得虞翻曰水行往來朝宗於海不  
失於時如月行天故習坎為孚  
蔡虛齋曰中實似只為有孚之象而本義兼心亨言者

蓋人心虛則生驚實則有主有主則寧定而不搖所以  
中實無亨亨二義此有亨須無行有常意終始安於義  
命而無僥倖苟免之心也

維心亨解

趙汝楫曰維者維繫之意與隨上六又從維之之維同  
凡助語之唯字皆從口此維字從系謂誠信維結於心  
則雖坎險自有亨通之道孔疏曰陽能開通故維其在  
心之亨

附章氏曰六十四卦獨於坎曰維心亨八卦獨於坎曰

為心病信乎坎中一陽有象於心也有亨則心亨多憂  
則心病人人同此心也安得常亨而無病哉

行有尚解

傳曰行有尚謂以誠一而行則能出險有可嘉尚不行  
則常在險中矣坎以能行為功也胡雲峰曰此心微有  
不通即是險阻即不可行故惟心亨則能出險而行有  
尚○橫○渠○子○曰○水○臨○萬○仞○之○山○要○下○即○下○無○復○疑○滯○人○在○  
前○惟○知○有○義○理○而○已○則○渡○何○回○避○所○以○心○通○

○彖曰習坎重險也

周易說

卷九

三

山房

重字止解習字虞翻曰兩象也

瞻曰坎險也水之所行而非水也

不直曰坎而曰習坎取於水也

陸庸成曰險不重則平波之勢

而遠也如需可以不陷蹇可以

近無可避之地智愚無自脫之

焉其維心亨者乎心亨者劉德

折而不回歷九疑而愈信

水滯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

天險地險故曰重險蘇子

也惟水為能習行於險其

分而趨避之情見習坎則遠

能止非真險也習坎則遠

人而後天下之真豪杰出

在中常通不塞所謂遺百

解水字當讀斷流而不盈兩句

有孚以人心言本義內實而行

孚處水流而不盈足於此而通

水之行乎坎中也不盈何以見

坎而渡一坎者水之性常然而

性平也行險若不平而其平之

君子雖在險難瀕死之中忠孝

參附盧中菴曰流而不盈常也

失其信要其終言之也流而不

皆指水說蔡虛齋曰卦詞

有常止做水說出人之有

於彼也盈謂盈溢行險謂

其不失信蓋盈科後進一

不改移也鄭孩如曰夫水

性終不失也此有孚之象

節義操之愈勵亦猶是也

據見在處說行險變也不

不盈特為不失信張本蓋

不失其信  
不失其性也  
失其信也

周易

卷九

山房

足此通彼。不至放溢。水之常也。雖越巖壑。陶泥沙。亦只如此。不失常也。介夫以行險。即流不失信。即不盈。其說非。或曰。水流不盈。句已盡。取譬不失其信。直解坎之心。亨。就在人。心上說。并附。游謙。溪曰。不失所期。為信。有諸已。亦謂之信。君子之有諸已。而自期者。道義之身。信之謂也。持循不變者。其常也。不幸而遇事變。則正志蒙難。其信固不失也。故即水以明。有孚之義。陸庸成曰。水惟內明。外暗。故得全其信。君子以其外暗者。蒙顯難而不避。以其內明者。抱剛德。

而常亨。

附流而不盈。別解。

荀爽曰。陽動。陰中。故流。陽陷。陰中。故不盈。蘇子瞻曰。險

固。流。流。故不盈。

丘行。可曰。坎為水流。水也。兌為澤。止水也。兌陰卦。陰靜

故止。坎陽卦。陽動。故流。惟流故不盈。惟不盈。故可出險。

若待盈而後流。則澤水也。

易簡錄曰。水流不盈。此人人固有之。坎體終盈。便橫流。

泛濫。懷山襄陵。甚之滔天。五爻曰。不盈。象曰。未大坎。五

鄭說本此

周易

卷九

山房

謂之大。惟中故不後。然自大未大明。其所以不盈。微言曰。盈者。孚之反。不盈。所以能孚。

附行險而不失其信。別解。

虞翻曰。水性有常。消息與月相應。故不失其信矣。

蘇子瞻曰。萬物皆有常形。惟水不然。因物以為形而已。

世以有常形者為信。而以無常形者為不信。然而方者

可斷以為圓。曲者可矯以為直。常形之不可恃。以為信

也。如此。今夫水雖無常形。而因物以為形者。可以前定

也是。故工取平焉。君子取法焉。惟無常形。是以遇物而

無傷。惟莫之傷也。故行險而不失其信。由此觀之。天下

之信。未有若水者也。

○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

盧中庵曰。心亨。由於剛中。往有尚。由於心亨。剛中則道心

為主。天德常存。故利害變故。不能搖。而心自亨也。人能心

亨。則靜觀時變。而妙轉移之機。故坎窞可平。幽谷可出。耳

往有功者。謂其本心亨而往也。

附唐蕤菴曰。水之所以稱險。惟其陷也。陷則不能流行矣。

所以或溢。或止。必有失信之時。故君子為出坎計。惟欲其

亨字作兩字看

石鏡



此○之○坎○皆○成○通○流○而○已○剛○而○得○中○彼○其○心○自○有○不○與○身  
俱○困○者○其○求○通○之○機○與○能○通○之○妙○全○在○於○此○安○得○不○亨○以  
心○亨○而○行○往○有○功○也○往○則○通○流○矣○蓋○二○五○兩○剛○雖○無○止○應  
有○可○通○之○道○然○非○往○亦○不○通○非○通○亦○不○能○有○功○也○程○敬  
承○曰○君○子○不○惡○險○而○惡○其○自○入○於○險○苟○不○入○於○險○險○其○如  
我○何○語○曰○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心○亨○而○亨○所○謂○入○險○不○自  
險○者○也○不○自○險○之○心○定○而○安○即○能○動○而○出○矣○豈○不○往○有○功  
乎○而○非○剛○中○能○然○乎○

儀象曰剛一而實皆原初流水之信體以合流而上下

坎○皆○盈○為○出○險○今○兩○坎○相○重○二○行○下○險○五○行○上○險○各○以  
其○剛○居○一○卦○之○中○止○所○為○不○失○其○信○者○信○原○且○於○坎○之  
中○亦○初○不○失○於○習○之○中○夫○二○五○既○以○剛○中○處○險○則○其○心  
之○中○通○不○啻○流○水○之○中○通○相○孚○而○行○二○行○往○而○上○通○下  
坎○何○以○重○上○而○為○險○五○行○往○而○下○通○上○坎○何○以○重○下○而  
為○險○無○險○非○可○行○之○地○無○行○無○出○險○之○功○別○傳  
易○學○曰○天○下○之○柔○弱○者○無○如○水○而○攻○堅○強○者○莫○過○焉○不  
問○險○易○溜○溜○若○不○為○坎○善○而○無○癘○阨○之○艱○不○以○力○勝○而  
以○心○亨○柔○其○外○而○剛○其○中○故○也○其○行○必○有○所○尚○尚○配○也○

山房  
石鏡

方圓平直有委有曲任其所之而皆有以配之故往而有功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立行可曰往有功以上專以水言而明處險之道天險以

下專以險言而明用險之方陸庸成曰天道易而險自難

升地道簡而險自難踰王公法天地之易簡而險自不可

不設時善其用此險之所以為大也

吳師川曰不可升者無形之險山川丘陵者有形之險王

公因有形之險為無形之險設此以固守其國是謂人

按有形之險即城郭溝池無形之險即紀綱法度傳曰守

國者必設險山河之固城郭溝洫之阻特其大端耳若夫

尊卑貴賤之分明之以等威異之以物采凡所以杜絕陵

僭限隔上下皆險之大用也

附馮厚齋曰險有時有用因時而設險則國可守而與

餘馮厚齋曰險有時有用因時而設險則國可守而與

天地相為長久易簡錄曰王公所以守國者即士庶所

以守身是為險之時用之大揚敬仲曰王公設險非私

也所以守國也守國所以安民也王公所設之險即天

地之險聖人比而言之明三才之一體也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司馬君實曰水之流也習而不已以成大川人之學也習

而不止以成大賢故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日新又新

常德行也勞未直振德習教事也○按德行曰常即學

不厭意教事曰習即誨不倦意仲尼所以有取於水以此

附蘇子瞻曰事之待教而後能者教事也君子平居常

其德行故遇險而不變習其教事故遇險而能應歐陽

永叔曰坎固重險之象以戒人之慎習也習高山者可

以追猿猱習深淵者能泅泳出沒以為樂夫險可習則

天下之事無不可為也是以聖人於此戒人之習惡而

不自知誘人於習善而不倦故曰君子以常德行習教

事也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趙汝楫曰彖言習坎而爻繫於初者以其遠在重險之下

也剛而居此猶知自拔以求出今以陰柔昏昧懦弱陷溺

愈深不惟不能出險反入於坎窞之中宜其凶○坑坎中

小穴傍入者曰窞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按陰柔與剛中正反故曰失道凶猶謂得道可免不可盡  
諉於天也所謂道有亨是也一失其道載昏及溺  
洪覺山曰失道者失於入也坎以入為失也或曰坎而  
又坎失其求出之路故曰失道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九二亦稱剛中然出乎一陰之上而揜乎一陰之下不能  
脫身於險外故曰坎有險人情值此多至束手待斃而二  
惟剛中為能因勢利導善用其幹旋雖不能出險猶可求

小得也然才可為而不能不屈於勢所能者人所不能者  
天也於二何尤○剛則才足自衛中則動不失宜

易簡錄曰坎有險天險地險王公守國之險俱有之於

二求其小不求其大原不在大也涓涓不已流為江河

未出中即險中即剛中既小得如掘地得泉不待溢出

外然後為流水也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惟其未出險之中故謂小有得若出險則大有得矣  
微言曰君子不為險困者非能遽出於險之外也但能

非字可味

周易

卷六

七

山房

心安於險之中而已。九二正坎有險者也。人在險中，即思旦夕出於險。君子正不作此見，蓋思旦夕出險者，求其大得。君子第從其小者而求之，所為有孚心亨者，以此彥陵氏曰：人情願外之想，皆從望大而生。安於坎險之中，而審時勢以漸濟，則僥倖苟且之念不生矣。可小，而不可大，是即君子出險之方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坎坎三句相承，說無非言其險之至也。只緣他才德既劣，時勢更艱，故來往皆坎。前既是險，後又枕夫險，祇見其入而不見其出矣。安所用哉。彥陵氏曰：大凡君子當時勢不可為，只索靜以觀變，強去出頭做事，非惟無益，而反至身名俱困。故聖人以勿用戒之。

枕字蘇紫溪曰：枕字猶言安枕。險而不自安於險，猶有出險之日。險而安於險，則安其危利其災矣。其何用之。有程敬承曰：三與初同入坎窞，而凶與勿用異者，三居陽志剛亦既費心力以求出險之路，特才柔力弱而無其功。不若初之失道也。故止言勿用而不言凶。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周易

石鏡

聖人慮其不自量而輕進。故以終無功醒之。身履重險。即命世之才。猶難况九庸而當禍亂之衝乎。附別項平菴曰。坎卦尚往。利剛而不利柔。剛能往。柔不能往也。亦三來之坎。坎豈不有志出險而戒之以勿用者。蓋惜其天資陰柔。不足以往也。欲進而上。則險而不可升。欲居其位。則枕而不得安。欲退而下。則又入於坎中之陷。才不剛。位不正。時不利。皆無所施。此所以戒之勿用也。象曰。終無功。雖勞其心力。多方圖之。終無出險之効也。終字可見。坎坎之為勞矣。

彥陵氏曰。往有功。在坎未來之始。既來之後。即坎坎亦終無功。坎坎二字。與蹇蹇一例。不徒以時勢言也。知往所以有功。則知來之終無功矣。本文之字。止不得作往字解。

六四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此久玩本義及程傳。斷非君臣阻隔之說。只是論大臣處險難之法。四五有君臣之分者也。而在險時。剛柔相濟。君之倚信者。倍於常時。故四不必於尚儀文。拘格套。但益以誠心。因明自結。則上下同心。而時難可濟。終得無咎。要其

終而言之形跡正不必避也

傳曰大臣當險難之時惟至誠見信於君其交固而不可  
間夫欲上之篤信惟當盡其質實不尚浮飾所用一樽之  
酒二簋之食以瓦缶為器質之至也其質實如此又須  
納約自牖牖開通之義室之暗也設牖所以通明自牖言  
自通明之處以况君心所明處人心有所蔽有所通所蔽  
者暗處也所通者明處也當就其明處而告之推而及之  
則易悟也

朱子曰牖非所由之正非是不可由正蓋事變不一勢有

不容不自牖者不由戶而自牖以言艱險之時不可直致

也納約謂進結於君之道人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

自其所明處通之乃能入也

蘇子瞻曰夫同利者不交而惟同患者不約而信四非

五無與為主五非四無與為蔽餽之以薄禮行之以簡

陋而終不相咎者四與五之際也

象曰樽酒簋飯剛柔際也

剛柔際止在坎險時看出凡人情共安樂則猜疑之際易

生共患難則倚庇之情自切當險之時臣固切於上交君

固切於下

固切於下

與解無參  
即在君上

亦篤於下應剛柔自是相濟所以不必在儀文上着脚  
 程敬承曰坎之納牖與睽之遇巷皆時艱也一豈正應而  
 遇以道一則交際而納以誠故無咎均焉不為曲為枉  
 險未必可濟睽未必得合矣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

我字

畫字

胡雲峰曰坎不盈猶有險也祇既平則無險矣二居重險  
 之中五將出重險之外所以二之有險不如五之既平胡  
 時振曰坎不盈二句一串說言九五雖在坎中然德位兼  
 全而時亦將出矣正如坎陷之中雖未至盈而出也然已

漸至於平而將盈矣既平則險可濟故無咎

楊止菴曰先儒曰天下之平莫平於水平即五剛中止之

象也水以中正為平平則不陷於險矣朱子曰二五雖陷

險中畢竟是陽會動陷他不得傳曰九五在坎之中是不

盈也盈則平而出矣必抵於已平則無咎居君位而不能

致天下出於險則為有咎也

附程敬承曰坎不盈舊說猶險難未盡也愚意水以流而

不盈為常不盈則平矣盈者泛濫之象也天下之水行到

平處尚漫有險而陷者乎非通流之極何以有此然而止



得無咎何也。時未能遽出故也。毛瀘川曰：水之性行則亨。止則盈水以亨為用，不以盈也。盈則泛濫之虞，不盈所以

別解。祇字像抄曰：惟不盈方無滿足，而能祇方無汎濫而

始平。離初教坎五祇皆戒慎恐懼之性體為之發越流

行者。餘萬以忠曰：平字深味之。令人當下恬然有與天地萬

物同止其所氣象一道清冷。萬古常存。克舜漆不得絲

毫。桀紂滅不得絲毫。乾豕所謂雲行雨施天下平亦此

許氏曰：人行到憂患處如水流得滿然後行過去。此

子不滿過去不得如舜事瞽瞍到底豫時是坑坎纒滿

然淡流得出。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盧中菴曰：中德非有大小特以在險中。既於時勢而未得

大有所施也。陸庸成曰：知二之得小則知五之未大矣。

附程敬承曰：人生涉世無非險塗所貴易以知險處之以

平耳。夫視險如平所謂心亨也。往之所以有功也。蘇子瞻曰：九五可謂大矣。在坎而不敢自大故不盈也。

周易說

卷

廿

山房

不盈所以納四也。夫屬者人去之不盈者人輸之故不盈適所以使之既平也。

易簡錄曰流水之體原不可盈祇平原來是平而要於平象曰中未大亦殊是大不得詩詠文王小心翼翼二求小五未大總乾體自強不息一脈坎中未大要於乾震主未光要於艮此通八為一脈絡○坎大象曰常德行爻曰祇既平不常不平便無之非險

上六繫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傳曰上六以陰柔居險極陷之深者也如繫縛之以徽纆

分病在柔

因宜於叢棘之中險而陷之深不復出矣故至於三歲之久不得免也其凶可知●三股為徽四股為纆皆索名繫之徽纆而又寘之叢棘重險之象也舉手掛徽纆投足蹈叢棘才與勢俱困如俗云縛手縛脚一般

別傳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所恃不在險也而上六居險之極恃險以自雄第知徽纆以繫之叢棘以固之險窮則亡故有三歲不得之凶或問三歲之義曰竭智以圖之窮年以營之自謂可保無虞孰知敗出朝夕者即竭三歲之力毫無所用故象以凶三歲戒之正謂其經

營於三歲之中皆冠資也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張雨若曰此與初皆責其失道聖人言人不言天也○經

繹曰夫道若大路然平也失道則陷於險矣初與上皆失

道而險詞指所之竭險之情狀焉其懼也夫

易簡錄曰水須上下通流故初入窞即不流即曰失道

上有係與真即不流亦曰失道○牖曰自牖便知坎窞

之入坎中又有一窞以自為陷阱與徽纆之係叢棘之

實皆人之自入自係自真可知

論立行可曰坎陷也以一陽而陷於二陰也上下皆坎則

二五皆陷然坎之性下下坎則為陷之太甚故上坎為安

以五得位而二不得位故五之祗既平異乎二之求小得

也其四陰爻則處陽外而陷陰者窞凶是以初言入於坎

窞上言寘於叢棘以在二五兩陽之外也然三則乘陽而

無功四則乘陽而無咎則失位得位之辨

洪覺山曰六畫相值無所應援故其吉凶惟以才德為本

以能漸出為尚以陰陽相比為義

質卿曰坎諸爻大段都不得一吉字蓋在坎中亦是時勢

同

卷

二

石鏡

周易言終  
所○值○亦○是○事○端○所○壞○古○人○只○有○作○事○謀○始○的○一○法○以○救○其○  
未○然○又○有○明○哲○保○身○的○一○法○以○離○其○禍○難○若○身○在○坎○中○即  
聖○人○亦○難○措○手○矣○亦○只○有○維○心○亨○一○法○聊○以○義○命○自○安○故  
雖○如○九○二○之○剗○中○僅○僅○求○小○得○

易簡錄曰坎陷也以陷象言四柔陷二剗者也二剗陷  
於四柔之中者也以陷義言四柔為陷者也二剗主陷  
者也以柔為陷如層城重壘二剛主陷如摧鋒陷陣深  
入城壘之中●行險用險皆坎德皆陷功行險不失其  
信能陷者也君子也行險僥倖為陷者也小人也虞庭  
危人心以為陷微道心以能陷也孔子以相近言性先

天首乾純乎理純無陷也以相遠言習後天首坎兼乎  
氣質兼有陷也形既生陷既成矣欲不為陷定須能陷  
為陷終身燕溺之小人能陷終身憂勞之君子一息尚  
存不容少懈一息不勞不得一息無功不得故曰行有  
尚故曰勞乎坎以其用得功勞多故坎為勞卦以其為  
刺血見血學問故坎又為血卦  
易因曰聖人設險以為固其初本以愛國也而其道自  
通身自泰是故聖人當患其坎之不重而習坎自亨蓋

周易言終

石鏡

以天下之險而為自己衛也。如此視險，正患其坎之不可入乎。既入於險中，重而又何險之不可出。何險之不可入乎。既入於險中，可遽出乎。是以君子不喜其能出險也，而復喜其能入於險。何以故。蓋當此無可奈何之時，必有可以奈何之勢。然後徐定以圖出。是故既入於險，即安於險，勿用勿遽求出為也。若初正自入于坎者也。既入於坎，畜矣。欲以誰尤邪。陳東歐陽澈輩是已。若上幸已出於險者也。而復繫微纆，置叢棘，仍有三歲之凶焉。是亦不可以已乎。李固陳蕃輩是已。

患未識心不患不亨。可險可平。萬境維心。維心義了在。變能常。滔天巨浸。靈月澄光。方伯兩頌。色以離見聲以震聞。臭以巽知。味以坎達。橫渠子集。

三三 離離 上下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附按離以麗為義。主臣道。說人臣麗君。無先於正而順固。所以成其止也。利貞者。陳善閉邪。不為阿諛取容是也。惟正則亨矣。然或淳慕持正之名。而意氣少激。非所謂貞也。惟涵養冲和。克全其巽順。方成個貞。故畜牝牛乃得其吉。

周易

卷九

十一

山房

二句相承說。○畜牝牛吉。謂養成至順之德則吉也。牛之性順。而又牝馬順之至也。人之順德由養以成。故以牝牛言。而曰畜。

附鄭。孩如曰。明貴於止。不止則穿鑿。用知之為也。火之明也。惟因物以為用。故明不窮中虛而無私焉。物來則麗之。麗盡而熄。不求明於物之外。順其固然。畢照而我無為此。

畜牝牛之道也。明之止也。今訓離專以麗言者。以彖傳為據。不知日月以麗天而成象。百穀草木以麗土而成形。重明以麗止而成明。重在明不重在麗也。麗者所以為明之

用。專以麗言。失其旨矣。然則夫子不言明而言麗者。何也。教人以用明之道也。因物而照。謂之止明。無所麗而為明者。謂之穿鑿。謂之逆億。

附胡雲峰曰。麗而止則亨矣。以畜牝牛乃吉。何也。坎之明在內。以劉徒而行之於外。離之明在外。當柔順以養之。於中也。坎水潤下。愈下則陷矣。故以行為尚離。火炎上。愈上則焚矣。故以畜為吉。

唐類菴曰。先利貞而後言亨。何也。蓋以附麗為事。而不得正。則附非所附。明非所明矣。何以能亨。畜養也。養其順德。

所以消其火躁之用也

附章氏曰有乾必有坤坤者乾之牝也有坎必有離離者坎之牝也故坤利牝馬貞離畜牝牛吉

像象曰一剛一柔以兩相麗原無不順自三四兩剛合

於其中是突於五二之交如火燥烈上下之明何以重

上下之正何以麗二中止合三四以上巽無不畜之而

成順合之為牝牛則折獲之功無煩於出征而重明之

化自可以順致坎尚行振柔靡之水性以出險離畜牝

化剝燥之火性以成明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

正乃化成天下

麗者附麗也火無常形麗物而後形故離為麗日月麗乎

天上離也百穀草木麗乎土下離也重明兩離相繼謂明

而又明也專主君德說不兼君臣說正字亦不作位只是

明得其正意乃字亦不可忽趙汝楫曰明者易流於察亦

易昏於所寄流於察者非明也寄於邪私明之害也重明

即繼明所麗皆正而後道化可得而成蓋道化易於行難

於成前之明而正矣繼之者或止而不明明而不正則前

周易

卷九

一

名鏡

之○行○者○後○或○廢○其○何○成○之○有○

餘○附○蘇○子○瞻○曰○火○之○為○物○而○不○能○自○見○必○麗○於○物○而○後○有○形○

故○離○之○象○取○於○火○也○火○得○其○所○附○則○一○可○以○傳○千○萬○明○得○

其○所○寄○則○一○耳○目○可○以○盡○天○下○天○下○之○續○吾○明○者○衆○矣○齊○

節○初○曰○人○之○生○也○得○水○為○精○得○火○為○神○其○合○也○氣○聚○而○形○

成○於○有○其○分○也○氣○散○而○神○泯○於○無○蓋○精○所○以○為○形○而○神○麗○

於○形○者○也○天○地○形○之○大○者○也○日○月○麗○天○百○穀○草○木○麗○土○其○

神○之○發○見○而○可○見○者○也○象○先○氏○曰○離○為○日○坎○為○月○巽○為○百○穀○草○木○艮○書○於○離○卦○

者○月○麗○於○貞○百○穀○草○木○麗○於○利○日○其○麗○亨○者○也○五○為○天○

道○日○月○屬○焉○一○明○也○二○為○地○道○百○穀○草○木○屬○焉○重○明○也○

故○曰○重○明○以○麗○乎○正○正○者○二○五○之○中○也○

○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按○柔○麗○中○正○專○指○六○二○說○臣○道○貴○柔○中○正○所○以○善○其○柔○不○

隨○不○激○即○此○是○貞○貫○之○以○柔○麗○二○字○則○順○之○意○已○包○所○以○

致○亨○之○故○全○在○是○故○推○其○養○曰○是○以○不○必○將○中○正○與○柔○分○

貼○正○與○順○解○

附○鄭○孩○如○曰○火○空○則○明○先○有○物○橫○於○胸○中○則○明○室○矣○畜○



者。豫養之意。養其順德而明自生者。自然之明也。柔者。虛也。順也。逆億。矯訐。非柔也。知者。過用其明。非中正也。惟柔故能麗乎中正。剛善。柔善。附也。離之所以為明者。中柔也。外剛之明。不能自有。乃中柔之所有也。中柔以暗而用陽也。使非中柔。則火之用息矣。火空則明。故也。

象曰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

陸庸成曰。不曰兩明。而曰明兩。作見非有二明。乃相繼之謂也。明德繼續而不已。則光明自照於四方。六十四卦。獨

此稱大人。蓋古人之明明德於天下者。歟。洪覺山曰。明兩

作。以繼明之義。言繼續其明。緝熙光大。以普照乎四方。

而四方萬物。無所遁情。是照之之謂也。非物物而察之之

謂也。○繼明者。湯之日新又新。大之緝熙是也。

則言曰。明何云兩。作有夜晦為之息也。息而復作。故歷

元會運世。而不窮於照。向非息之以夜。則明之窮也。久

矣。故彖曰。畜牝牛。吉。正欲其以坤之順。養離之明也。蓋

日之普照。以陽而中畫陰。虛則所以孕毓此陽光者耳。

附王註曰。積聚兩明。乃作于離。虞翻曰。離坎日月之象。

餘。石鏡

石鏡

故明兩作離。作成也。日月在天。動成萬物。故稱作矣。或曰。日與火。橫渠子曰。明目達聰。繼明之道也。人患墮於博覽。惟大人能勉而繼之。

易解曰。凡人目終日視他人。故心亦逐外。走心終日接他事。故目亦逐外。瞻營營浮光。未嘗復照。君子有志於重明。繼明。無論日出之光。與日中之暘。即日昃之離。與炳燭之明。未嘗有須臾之斷。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傳曰。陽固好動。居下則欲進。離性炎上。志在上麗。幾於躁動。其履錯然。謂交錯也。雖未進而迹已動矣。動則失居。下

之分而有咎也。然具剛明之才。若知其義而敬慎之。則不至於咎矣。胡雙湖曰。錯然。是事物紛錯之意。能敬則心有主宰。醇應不亂。可免於咎。程敬承曰。履錯。離始也。交錯未

定。猶可因其未定而敬慎。以維其敗。令終之道也。是以君子貴謹始。

按錯有交錯。紛錯。錯誤。錯雜。錯愕。之不同。然照本文敬字看。則紛錯之解為正。黃葵峰曰。離德為明。於象為火。

初居離體。乃精明聰察之人。而以剛在下。則又銳意向

周易卷之九 二四 山房

前猶所云火性也故聖人狀之曰履錯然錯非差錯之

謂也敬之云者非病而反止之也乃即其明鏡作事處

下詳審之破耳附萬以忠曰明以闇為章初以素為履錯然便是登或

曰坤初履霜離初履錯俱從脚跟發仍匪霜不堅孰為

厚載匪履無文何以化成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彥陵氏曰聖人只要人做事業恐怕悞認敬之一字有所

推諉而束手故說避咎二字點醒他見得履錯而必曰敬

者敬正所以慎其履而辟咎耳豈是教你辟事要得聖人

責成之意六二黃離元吉二本坤之中爻故稱黃臣麗乎君故稱離彥陵氏曰本義

得正即在柔麗乎中看出只重中字中即所謂不激不隨

不偏不倚是也以此麗君成君之德而不見其功盡已之

職而不露其迹故不徒曰吉而曰元吉者君明臣良渾無

節義事功之可見也別傳曰此黃字本坤五黃裳之黃來坤見於五離見於

二者。彖所謂柔巖乎中正是也。以黃為離。得坤之貞。自  
可以葆乾之元。故不徒曰吉。而曰元吉。蓋玄黃不混於  
相雜。水火自不至於互傷。

象白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得中道。就是黃離不可分中外。傳曰不云正者。離以中為  
重。所以成文明者。由中也。

別傳曰。中即柔巖中正之中。道即化成天下之道。上下  
兩明。總歸於中外卦之中。尤不若內卦之中。明而有本  
也。故中道獨歸之二爻。

○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胡雲峰曰。日昃晝而將夜也。晝之必夜。生之必死。皆有道

也。在常用之器。不鼓缶而歌。是不安常。以自樂也。不安其  
常。則不能自處。而以大耋為嗟。矣。嗟者。歌之反。故凶。

葉爾瞻曰。自樂只在安常。內常理當盡安處。而自遠。則幹  
旋變通之計。已漸圖之矣。不如是而憂嗟。嘆恨。思反其常。

必將行險。徼倖以自速其斃者。故聖人以歌與嗟。示儆焉。  
附蘇子瞻曰。火得其所附。則傳。不得其所附。則窮。初九之

於六二。六五之於上九。皆得其所附者。以陰陽之相資也。

惟九三之於九四。不得其傳而遇其窮。如日之昃。如人之  
耆也。君子之至此。命也。故鼓缶而歌。安以俟之。不然。咨嗟  
而不寧。則凶之道也。

蔡伯靜曰。鼓缶而歌。當衰而樂也。大耋之嗟。當衰而哀  
也。盛衰之道。天之常也。君子之心。順其常而已。不樂則  
哀。皆為其動心而失其常者。故凶。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彥陵氏曰。聖人言人不言天。曰何可久。正是緣天以曉人。  
當在未昃以前。斡旋耳。到了已昃地位。止有脩身以俟。一

法傳曰。日既傾昃。明能久乎。明者知其然也。故求人。以繼

其事。退處以休其身。橫渠子曰。明正將老。離過於中。故衰

樂之不常。其德凡人不能久也。故君子為德。天壽不貳。

附解。楊敬仲曰。日有東西出入之異。其光明一也。生者血氣

之所聚。其性猶是也。老死血氣之衰。散其性亦猶是也。性

非血氣。無形體。有形體。血氣則有聚散。非血氣。形體則無

聚散。愚者執氣血以為己。故壯則喜。老則憂。懼其無己也。

明者知性之為己。性本無體。平時固自不立。己私不執。血

氣為己。性如日月之常明。則血氣之或衰或散。固不足以

為己。性如日月之常明。則血氣之或衰或散。固不足以

為己。性如日月之常明。則血氣之或衰或散。固不足以

動其心也。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庶乎！愚者懼而思道。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陸庸成曰：火性最躁而銳，故前明之始，有錯之象。後明之始，有突之象。按突只是更張太驟之意。突如其來，所謂飄忽閃鑠，狡獪而不可方物也。夫威傾勢墜，觸之爛靡之焦燎之方揚，真有不戢自焚之義。此非咎其來也，咎其來之突也。

附別 鄭發如曰：前明將盡，九四以剝迫之。火性炎上，衝突

而來，焚灼大過，神太用則竭，死棄之道也。金水內光，其光不歇，火日外光，光有時滅，是以君子居晦以用明，忌於太盡也。火之所麗以明者，薪也。火未嘗息於天下，而薪有盡當其薪之燃也，無所不焚灼，及其竭化而為灰而已矣。而空中之火，以一火傳千萬火，而不窮以無而用有也。三者火之所用也，能為用而不能久，而二五獨以無明用也。天下之明，故離獨二五為善也。二五者，空火三四者，薪火也。

附像象曰：三方以兌西，是四忽從巽東出，進不可突，惟

月力兌兌

有退來到燥弗戩。焦火自焚。兌見火以澤息。巽見燼以風。颺易簡錄曰：突焚死棄俱強。陽能物之病。知如此是病。便知不如此是藥。水性常患緩弱。故坎三忌枕。火性常患燥烈。故離四戒突。○凡人觸物之明。察淵之見。不中不止之知。解過剛過銳為強。為猛。皆離四之所謂突。在黃離中。俱容不得焚死棄。即病即藥。千煨百煉。銷鎔到盡。如剝云爛。然亦離四剝克能事。豈所謂牝牛之畜者。此。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漢覺山曰：以離火而言。焚則死死則棄矣。焚而死。猶有公論。惜之而不棄者。必焚而死。死而棄。然後足以盡禍惡之極。而見其無所容。○質卿曰：觀四突如其來。無所容。則初敬以辟咎之義。益見。

附易筮曰：均為離之初。初以敬慎免咎。四以剛躁取棄。何也。初乃火之始。其勢未盛。能以其明而避咎。四則兩離相繼。勢焰如焚。不可嚮。通故有突如焚如之象。至取死取棄而不能自巳。此不得火之明而得火之烈者也。亦異於牝牛之吉矣。

六五出涕洟若戚嗟若吉

傳曰六五居尊位而守中。有文明之德。可謂善矣。然以柔附麗於剛強之間。危懼之勢也。唯其明也。故能畏懼之深。至於出涕而繼之。以戚嗟。所以能保其吉也。出涕戚嗟。極言其憂懼之深耳。時當然也。若自恃其文明之德。與所麗中正泰然不懼。則安能保其吉也。易學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尅。奸生於國。時動則潰。五之柔火。所附以為明者也。而反受其焚。涕洟固宜。然啟憂落聖。所以麗王公者亦此。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離王公即是吉。所謂危者安其位者也。經繹曰。夫王公至尊也。五吉則離於王公慶之大者。於憂危得之。故戒懼不可後也。

易筮曰。出涕戚嗟。以離明之主。洞燭民隱。惻然有痾瘝乃身之意。觀象曰。離王公也。正言麗王公之位。自當憂王公之憂。不容視民瘼。如不相干耳。程子謂迫於上下二陽而憂懼。非也。二陽乃五之所麗。以為明者。何迫之嫌耶。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潘雪松曰九以陽居離體之極剛明及遠能敵王所愾以

正邦國有王用出征之象五為成卦之主與上同體相比

故五用上以出征有嘉美之功胡雲峰曰剛遠則威震故

曰折首明遠則不濫故曰獲匪其醜威明並著所以為嘉

故無咎兵猶火也夏官掌之上在卦外有出征之象離為

甲冑為兵戈征伐之所資

吳因之曰協從罔治用威而得正卒亦不失夫畜牝牛

之意陶歌庵曰離二五大明中天三東不冑是而是四

西不冑突而突與中正之麗俱反故必有上之征折首

獲醜而後一邦成止麗之化

附易簡錄曰坎上六示人以從欲之危繫縶實棘多欲

者困離上九勉人以懲忿之學出征折首自勝者強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汪咸池曰春秋以正治不正不以亂平亂衰周之世皆小

役大弱役強未嘗有禁暴救亂之義故曰王用出征以正

邦也聖人之旨深矣必以正邦而後出征豈王者之得已

也此亦離照中之一事○彥陵氏曰終之以正邦離之所

為利貞方完

論章氏曰乾體本實而離為之用坤體本虛而坎為之用

所以坎離得陰陽之中也震動艮止即坎中一陽之上下

巽入兌說即離中一陰之上下可見天地間只是一陰一

陽乾坤位而其體立坎離而其用行一陰一陽乾坤

是也根陰根陽始復是也陰陽互藏坎離是也故君子先

執厥中馮文所曰前離則鼓缶而後離則出征者作者過於動故

止之繼者安於逸故振之也臣之炎盛不能以剛為柔者

也君之憂嗟則能以柔為剛者也故臣死棄而君獲吉也

初居下之下四居上之下志皆躁動而初慎於進四急於

進吉凶之所以異也嗚呼聖人於剛柔進退之際其審知

此此明之極也陸君荅曰無可柰之時聖人教之以順欲有為之始聖人

教之以徐不自振之中聖人教之以惕順可挽吳徐可繼

明惕可永離矣陸庸成曰坎本坤也乾陽交其中而生水水內陽而外陰

故其明內景離本乾也坤一陰交其中而生火火內陰而

外景

外陽故其明外景

卷九

三二

山房

李隆山曰坎之一陽居中而中寔即精藏於中而水積於  
淵之象也離之一陰在中而中虛即神寓於心而火明於  
薪之象也坎之中寔是為誠離之中虛是為明中實坎之  
用中虛離之用也作易者因坎離之中而寓誠明之用誠  
明起於中者易之妙用古聖人之心學也  
象抄曰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此便是吾聖人之所  
謂入水不濡也離利貞亨畜牝牛吉此便是吾聖人之  
所謂入火不灼也全體乾道然後做得坎之學問全體

坤道然後做得離之學問

上經總旨

李隆山曰文王序卦以乾坤坎離居上經乾坤者陰陽之  
純而坎離者陰陽之中不若震巽艮兌為陰陽之偏也以  
六十四卦之序觀之乾坤居六十四卦之首坎離居六十  
四卦之中尤有深意蓋坎離二卦為天地心大地造化之  
本坎藏天之陽中受明為月離麗地之陰中含明為日坎  
為水而司寒離為火而司暑坎為月而司夜離為日而司  
晝水火日月之用寒暑晝夜之運天地造化之妙孰有出

周易

卷九

三三

石鏡

於此哉。經釋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坎離象之。為誠。為明。上經終焉。象人終天地之功。於二經為中。象人成位乎中。貴之矣。乃以六爻貴五。猶之中未大也。離六爻貴二。得中道矣。善反天地之性矣。他爻坎多險。離多躁。險且躁。於理性無已。逸乎。

統九卷終

居鏡山房增訂周易說統卷之十

仁和後學張振淵彥陵父輯

懋忠增補

男 師棧參訂

競光

孫重光共校

餘光

周易下經

胡雲峰曰。先天八卦之象。說卦九兩言之。先首言天地。而即繼之以山澤。既言水火雷風。而終之以山澤。相薄者。有貴於不相悖。不相射者。有貴於相逮。惟通氣則兩

言之不改然則上經首乾坤者天地定位也下經首咸者山澤通氣也位欲其分故乾坤分為二卦氣欲其合故山澤合為一卦

傳曰天地萬物之本夫婦人倫之始所以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繼以恒也天地二物故二卦分為天地之道男女交合而成夫婦故咸與恒皆二體合為夫婦之義

三三艮上下

咸亨利貞取女吉

按咸以交感為義然有心為感便非大公無我之道故感

去心而為咸所謂心無其心也亨字即在咸字內見出彼

此兩情自相訢合於太虛之內本體毫無障隔故曰亨此

已是真的了但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聖人特慮人以此

正為感故又指出貞字來見咸之所以得亨者全在此耳

非是亨了又要利貞感通莫大於取女特舉此以為例意

却在貞字上來要分曉吳因之曰通即全重一貞字交感

決是亨通的但其所為感者稍着一毫私愛情昵便非本

體必須直從天命人心上發出來我感人不着一點感的

念人應我不着一點應的念全是這般天理流行鼓舞於

石

字字在體上見極先存辭正事上說者非言只是後面有結果

解專主  
婦說亦

明貞之為利意。人已彼此之間。蓋為理使而不為情役者也。取女句是深。

季彭山曰。感有自物之所觸而言者。有自幾之所先而言者。而皆以不動為體。大傳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不動者。不動於物。而成其為虛也。感從虛出。則自然能通。故咸亨利貞者。虛中無我之謂也。陽先感而陰應之。男先女而女說之。感之能通者。如此取女之。所以吉也。

附孔穎達曰。此卦明人倫之始。夫婦之義。必須男女共相感應。方成夫婦。既相感應。乃得亨通。若以邪道相通。則凶害斯及。故利在貞正。既感通以正。即是婚媾之善。故云咸亨利貞取女吉也。

附楊誠齋曰。乾坤陰陽之辨。咸怕陰陽之交。不辨分不嚴。不交情不通。胡雲峰曰。乾坤氣化之始。故曰乾元亨利貞。咸恒形化之始。故言亨而不言元。

○彖曰咸感也。

感字便對着應字。無應亦不為感。故曰交感也。所謂有感斯有應。有應復為感。是也。造化物理皆然。立行可曰。咸者。

感取皆義  
亦取速義

感也。所以感者心也。無心者不能感。故感如心而為感。有感有  
心於感者亦不能感。感故感去心而為感。感皆也。惟無容  
心於感。然後無所不感。聖人以感名。而彖以感釋之。所以  
互明其旨也。陸君落曰：絕感曰：感而無應曰：孤感而不  
應曰：睽感不相當曰：乘安感曰：濫交通正感曰：咸  
正陽明曰：咸之感無心感以虛也。兌之說無言說以誠也。  
兌之於變時雍。孔子之綏來動和其感。至矣。文王靈臺之  
樂。宣王雲漢之憂。其說深矣。  
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

專取女  
義雖分釋  
然玩本文  
是以二字  
須渾見為  
妙要倒重  
在頂上

貞取女吉也。剛柔以質言。剛柔中感應以氣言。主造化說感應以相與  
即從柔上剛下見出。相感相應便是相與。此解亨義止而  
說在兩情上見。止則感者專一不他。說則應者樂從無強  
此解貞義。男下女。專言男女之相感兼承上文亨貞二義  
二少相與。即二氣之感。然以男下女。而非以女下男。則得  
止說之正矣。故曰取女吉。  
附按二氣感應。舊主剛柔平對。不知妙處全在剛下柔  
上見之。宜主剛感柔應為止。止而說妙在止字。男下女

妙在下字詳見後

柔上剛下解

盧中菴曰柔上剛下本卦體說二氣感應則據卦體而  
 申其具有感應之理須分曉潘雪松曰卦艮剛而兌柔  
 若剛自在上柔自在下則不成交感無由得通今兌上  
 而艮下正月令所為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是也陽感陰  
 應所以為咸亨也卜子夏曰二氣之相感應也中無間  
 也故得萬物變化乎其內○蘇紫溪曰乾下濟坤上行  
 名之曰交泰剛下感柔上應名之曰交感錢啓新曰上  
 下敵應不相與艮之止而寂二氣感應以相與咸之感  
 而通

二氣以乾  
坤言本程

以山澤言  
極切卦旨

附邵簡端曰乾三索得女為兌坤三索得男為艮此二  
 氣感應以相與也追言乎乾坤也兌艮乾坤三交咸兌  
 艮三合陰陽之感應莫大於斯○丘行可曰二氣感應  
 以相與山澤通氣也不言山澤者言山澤則不見相與  
 之義故以二氣言之

止而說解

楊敬仲曰既以感應相與而說矣而曰止者何非止與



坤帖止字  
極妙

與解其奇  
極

說離而為二止與說合而為一也如水鑑之萬象水嘗  
止而萬象自動也如天地之相感而未嘗不寂然也大  
哉止說之道乎陸庸成曰剛柔之升降處指其氣機之  
訢合也而本體則不動故卦德之止而說止體也說用  
也說由止出所為居靜以運動寂然不動而感自通所  
以為成之道也

男下女解

王輔嗣曰凡感之為道不能感非其類者也故引取女  
以明同類之義也同類而不相感應以其各充所處也

故女雖應男之物必下之而後取女乃吉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  
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此是氣化  
此是形生

按此節極言感通之大乃是極言無心之妙化生而曰萬  
物和平而曰天下不但見其神速而又見其廣大此所以  
為成也所感二字即從上文看出欲人從自心中認出天  
地萬物之情此處自參一毫偽妄不得結果只在一貞字  
上蘇紫溪曰天地之感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感順人心  
而無為只是個正可見一念邪則無所不邪一念正則無

見字有着

人心處  
亦實地

所不正觀人心之所感而天地位萬物育之氣象即於吾  
心而昭然可見矣苟不能見吾心之正其何以見天地萬  
物之情

程敬承曰天地感乃二氣自相感感以無心者也聖人感  
人心亦非有意於感空空洞洞之中自成一段冲然蕩然  
之體自然薰得人心恬愉夷易而世道和平矣和平二字  
即在止而說內看出蓋感主於說以止行說即此是中節  
而和即此是和平者人心所同天地萬物之情也聖人  
以和平感而天下自以和平應天地位萬物育夫非和平

誠也對偽言也以止行說所謂以誠感者天地萬物之情者  
機惟是矣卦中曰虞曰貞曰居曰順曰光大皆情之類也  
附黃廣寓曰天施地生混合無迹可言感不可言應萬  
物化生是天地交感之應也民生而情欲生焉相爭相  
讀無已時也乃聖人制為婚姻之禮別嫌明微使天下  
人心截然各正而不亂既和平是乃所為感也故天  
地之感不可見觀聖人所以感天下而使和平者則知  
天地之感而萬物化生亦不過陰陽倡和之情而已信乎

石鏡

夫夫婦乃人倫之始而感不可不正也

天地感句聖人感人心句

胡氏旦曰天地之相感也以氣乾坤交而大化生也聖人之感人也以心二五交而治化行也錢國端曰天地

萬物原一氣也說言乎究何物不化何物不生然終萬物始萬物莫盛乎艮天地何容心於其間是為天地感

萬物之道聖人之心與天下人之心原一心也人心惟應何用不和何用不平然天下之心有說聖人之心惟

止聖人亦何容心於其間是為聖人感人心之道附荀爽曰乾下感坤故萬物化生於山澤陸績曰天地

因山澤孔竅以通其氣化生萬物也易簡錄曰萬物本一故一能合異合異謂之感若非有異則無合乾坤陰

陽本一故能合天地生萬物無須更之不感

觀其所感句

洪覺山曰感何以見其情也見其一氣之為流通也見其一氣之為流通而必以正也見其以正流通於天地萬物間而寔不可已也其不可已者無可見也程子所謂默而觀之斯見之矣

石鏡

附胡雲峰曰上經首乾氣化之始而曰品物流形下經首咸形化之始而曰二氣感應氣與形固未嘗離也上經首乾彖傳言性下經首咸彖傳言情復之彖言天地之心咸言人心學者於此當有悟矣張中溪曰寂然不動性也感而遂通情也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傳曰澤性潤下山性受潤澤在山上而其漸潤通徹是二物之氣相感通也君子觀山澤通氣之象而虛其中以受於人夫人中虛則能受實則不能人矣虛中者無我中無私主則無感不通以量而容之擇合而受之非聖人有感必通之道也

彥陵氏曰虛字是人所得於天之本體能受者正其虛中之妙無所不通者也人心本虛自實以有我之私始有拒而不納者君子之虛只是全得此心本體使胸中空空洞洞無纖毫私意障蔽任事物之自往自來而我未嘗生將迎意必之念故曰以虛受人善惡從違胸中原自有區別但心如鑑空任物之來而不拒其所當受便是君子虛受處

諸解附

王龍溪曰：虛者道之源也。目惟虛，故能受天下之色；耳惟虛，故能受天下之聲；心惟虛，故能受天下之善。目存青黃，則明眩而不能辨色矣；耳存清濁，則聰聵而不能別聲矣。心存典要，則心靈而不能通變矣。君子之學，致虛所以立本也。故曰：竅於山川。

孫淮海曰：惟虛然後能受，惟虛然後感應不失，其正惟虛然後和平而得天地萬物之情。寂然不動，所謂虛也。

廓然太公所謂虛也。內外兩忘，所謂虛也。

陸庸成曰：彖傳言「感象傳言受感」，非將迎受非留滯，何也？常虛之體，我不能不與物接聽，其自往感亦因應也。物不能不與我接順，其自來受亦感通也。虛故止，隨感隨受，故說。

陳白沙曰：雷霆之聲可以鼓鐘，鳴風雨之變可以音律。知伐木友朋之章可以召鬼神，故感在心者物微不應。藏而後發明，其幾矣。形而斯存，道在我矣。

朱子曰：今人大抵偏塞滿胸，有許多伎倆，如何便得他虛？王子植曰：咸下體艮，種種世味自然一切不受，不受。



乃虛○彥陵氏曰○人知咸之為感○而不知其妙在受○人知虛之能受○而不知不受乃虛○從此悟入工夫方有把握處○  
 附全氏曰○萬物之象○凡中而有容者○虛也○凡扣而有聲者○虛也○人心惟虛○故靈○山谷惟虛○故應○汪咸池曰○無我固虛○有主則實○虛者實之因○實者虛之根○虛而實實而虛者○咸之門○

○初六咸其拇

李彭山曰○咸以靜為體○六陰當卦之初○在止體之下○宜靜

西極是  
 極主應

者也○而與四相應○即先有所感○故曰咸其拇○謂其以拇之志○志雖小動○未甚躁求○故不言吉凶○

鄭申甫曰○人之行○權在於足○拇雖動○而未能行○但有其意而已○故不曰足○而曰拇者○心感而跡未應也○錢國端曰○初四感應相與○良之初於跡象止○咸之初於拇象動○良其趾未失止之○正咸其拇已撓止之體○  
 附陳明卿曰○咸拇從脚指發端○當無不點地之患○咸輔從面上徵應○夫寧病徒口之多○故皆不著吉凶之上○

○象曰成其拇志在外也

諸子相曰象申成拇不曰心而曰志者何志者心之動心

體無私志有偏向未感而志先馳於外非所以立靜虛之

體矣蘇紫溪曰心主乎理而不逐於事物即日感日應而

亦在內也心係於事物而不主於理即未應未感而亦在

外也

張慎甫曰趾非全足也拇又非全趾也足之動不關拇

然拇亦動之屬矣無念中忽生一念一念雖微而志已

向於外此正善惡之幾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起念處是

○六二成其腓凶居吉

二陰柔不能待感而先動象成其腓而凶亦戒詞也然本

體民能止其所又二處得其位情不違中能居則身安而

非不動可以易凶而吉動凶居吉不是教他滅却感應而

一於靜蓋靜者感通之本而立靜正所以為感不要把居

字看得死然○彥陵氏曰居字可味靜虛原是本體聖人

因其馳騫故以居字點醒他如云你原有個家室在耳

揚誠齋曰鍾不扣而鳴則妖石非言之物而言則怪物有

不感而動者乎故以居為吉胡雲峰曰成良皆取身象成

同

卷一

十一

石鏡

以全體之  
動然不動  
曰止以一  
體之凝然  
不撥言曰  
居

六二即艮六二其匪不言吉凶咸其匪則曰凶者躁動故凶也居吉即艮其匪之謂也在咸下體則凶如艮本體則吉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葉爾瞻曰止乎理而不遷曰居從乎理而不拂曰順以順言居見非徒局守者順應則於本體不害豈能逞伎倆其間無害而吉多矣彦陵氏曰夫子怕人錯認居字未免有惡動求靜之病故提出一順字蓋天下感應之理本有自然而然之妙我惟順其自然而無所容心焉則靜固靜動亦靜矣何害之有不然却動以求靜其不流於二氏之枯寂者幾希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鄭孩如曰咸拇者欲動未動咸腓則已動矣然猶以已主之若咸其股則一於隨人已亦不得主矣所謂從風而靡與世俯仰品之最卑者也咸其股是執其隨之象執其隨是咸其股之義程敬承曰卦德止而說三為艮主何以感於所說而隨也止體之終止極則偏而為執執其隨猶云守定一個隨人耳往吝深鄙之之詞

同... 卷... 十三... 石鏡



附按執其隨本義主下二陰說程傳主上陰說蔡氏則謂三動而二隨之然細味本文往字傳說為確成股云者只是象三之不能自主也通一身不必泥定隨足而動傳曰九三所居之位應於上六陽好上而說陰上為說主三往而從之故有成股執隨之象

附蘇子瞻曰體靜而神交者成之止也艮止也而所以為艮者三也三之德固欲止而初與二莫之聽者往從其配也見配而動雖三亦是故三雖欲止而不免於隨也

徐進齋曰世之君子位居人上所守不止感不以道而反徇夫藝御臣僕在下者之私情至於多行可醜皆執其隨者也

象曰成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張雨若曰亦不處惜之至也所執下鄙之深也亦字重看夫君子立志當使我常足以自主則我者貴所志止在隨人日流於汚下矣自立之謂何鄙之中實寓激之之意質卿曰安身而動所謂處也即二之所謂居也二不能居三亦不能居居之即吉矣故三之不處猶二之不處既曰

成其股即是隨矣。又曰：執其隨者，重在執字，其志甘於卑。山房  
汚執之不變，誠由其不中，而心有所繫，故也。  
別附蘇子瞻曰：附於足而足不能禁其動者，拇也。附於股  
而股不能已其行者，腓也。二猶能居，三至不能處，隨人  
之牽，甚於自動之妄。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傳曰：成皆就人身取象。四直言感之道，不言成其心，感乃  
心也。四在卦中而居上，當心之位，故言感之道。貞正則言  
而悔亡，感不以正則有悔也。四說體居陰而應初，故戒於

貞感之道，無所不通，有所私係，乃有悔也。聖人感天下之  
心，如寒暑雨暘，無不通，無不應者，亦貞而已矣。貞者，虛中  
無戒之謂也。夫貞則所感無不通，若往來憧憧然，用其私  
心以感物，則思之所及者能感而動，所不及者不能感也。  
是其朋類則從其思而已，有係之私心，豈能廓然無所不  
通乎？○張雨若曰：貞與憧憧一正一反，貞不是盡絕知慮，  
只是是一個靜虛，設憧憧之戒，總是要他歸到貞上。曰：朋從  
爾思，可見遺於思之所不及者多矣。如之何可以不貞？  
貞吉，悔亡。句

貞吉悔亡句

即感字亦  
有妙解

片身語

卷十

十五

山居

鄭孩如曰不曰成其心而曰貞吉悔亡者感去心即貞也  
心無其心止是感無其感貞即是成不惟着一心字不得  
即着一成字亦不得楊龜山曰九四一文由一身觀之則  
心是已獨不言心者止見感之不可以有心也蓋有心感  
物其應必狹惟無心而待物之感故能無所不應焉夫心  
猶鏡也居其所而物自以形來則所鑒者廣矣若執鏡隨  
物以度其形其照幾何  
附蘇子瞻曰九四之所居心之所在也方其為卦也曰  
隱而不見心與百體並用而不知是以無悔無朋及其  
表之以四也而心始有在心有在而物疑矣○貞只  
是個何思何慮

善藏却往  
未便吳禪  
字

憧憧往來旬  
是個何思何慮

朱晦翁曰往來自不妨天地間自是往來不絕只不合着  
憧憧了便是私意聖人未嘗不教人思只是不可憧憧蓋  
感應自有個自然底道理何必思他又云往來憧憧只是  
着一個忙迫的心不能順自然之理方往時又便要來方  
來時又便要往只是一个忙  
唐凝菴曰憧字從心從童曰憧憧蒙昧未明之貌即象之

周易說

卷十

十六

石鏡

如此說往  
未又從懂  
懂來

字與  
先補異

解

未○光○大○也○惟○其○蒙○昧○未○明○故○營○營○擾○擾○心○無○定○主○既○往○而○  
將○復○來○而○迎○故○曰○懂○懂○往○來○

朋從爾思句

楊○誠○齋○曰○四○不○言○心○而○言○思○者○責○其○廢○心○而○任○思○也○以○思○  
窮○物○適○以○物○窮○思○安○能○窮○神○知○化○而○成○光○大○之○盛○德○哉○子○  
曰○天○下○何○思○何○慮○此○之○謂○也○陸○君○落○曰○四○之○不○忘○生○於○思○  
朋○之○不○忘○生○於○逆○感○豈○惟○要○無○思○并○要○無○逆○無○從○乃○無○思○  
之○實○證○也○余○銘○在○曰○思○以○何○思○為○體○豈○必○爾○之○以○為○思○思○  
以○何○思○為○受○人○之○用○豈○必○朋○之○以○從○爾○思○

易○抄○曰○思○曰○爾○思○則○非○大○空○無○我○之○思○矣○思○非○不○可○但○  
為○有○我○之○思○則○不○可○耳○此○全○由○懂○懂○兩○字○來○陽○明○子○曰○  
懂○懂○思○慮○強○禁○絕○不○得○只○就○無○思○無○慮○處○討○箇○分○曉○一○  
覺○悟○來○自○然○天○理○精○明○自○有○個○物○各○付○物○的○意○思○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懂○懂○往○來○未○光○大○也○  
害○字○從○感○字○生○來○是○不○正○之○感○乃○為○感○害○也○惟○貞○吉○而○悔○  
亡○則○不○至○於○感○害○矣○感○害○要○於○朋○從○爾○思○慮○見○得○光○大○只○  
完○得○一○個○虛○體○若○以○計○較○之○私○橫○在○胸○中○則○暗○昧○狹○小○亦○  
甚○矣○故○曰○未○光○大○也○陸○庸○成○曰○虛○生○明○故○光○虛○能○容○故○大○

石鏡

彦陵氏曰。兩未字。大可味。未感害之。未正見。害即在感。之中。有危之之意。未光大之。未正見。心體本來。原自光。大有醒之之意。陳明卿曰。咸止主感。說主應。外有說。而。內無止。便喚做感害。

附唐凝菴曰。心之官本思。惟心體未明。則其覺性皆發。而為思。一涉於思。則散亂紛飛。勢所必至矣。習靜之人。每苦於此。故有隨時起照之說。終非端本澄源之謂也。

九五咸其脢无悔

諸爻象拇象股象心。皆飛其感於物而動。五象脢不動矣。而又不解感物諸爻動而無靜。五靜而無動。皆非心之正也。但以其無私係。故曰無悔。

唐凝菴曰。夫心之體不可膠以為有。亦不可絕以為無。如一無所感。而置其心於枯槁。雖無悔矣。其如感通之正。何。陸庸成曰。良體為止。止宜居。而二失之。免體為說。說宜感。而五失之。

蘇子瞻曰。拇之動。腓之行。股之隨。思之憧憧。皆有為之病也。懲其病。而稿於無為。是藥為之病也。脢者。體之不動。而無事者也。畏有事之勞。而咸於無事。求無悔而已。

才無悔一  
至大可味

身語錄

卷十

十七

山房

志已卑矣

附項安世曰。五官之治。皆主於心。以九四當之。五臟之絡。皆係於背。以九五當之。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李袁一曰。稿心安得有志。但主意在逃。虛上去。便是心所偏。向處。教曰。志末末之云者。言失其心之本也。所謂本者。安在貞與虛而已。

唐凝菴曰。天地聖人。不容廢感。正以天地萬物之情。由感而見。而吾之所以通天地萬物者。非感不可也。奈何徒取

神明活物一切執縛以求定。而失其本體之正。乎。告子之不動心。病正在此。

附黃寓庸曰。志為氣帥。人之指使運動。在手足耳目口鼻。皆居後而不動。弗與焉。故曰志末也。

上六咸其輔頰舌

胡雲峰曰。感宜靜。不宜動。以心志感人。狹矣。况動以口乎。感以言。非矣。况無實乎。董景孟曰。咸之諸爻。曰脢曰腓。曰股。曰趾。取象各以其一。上六曰輔頰舌。取象獨以其三。其惡佞也。深故取類也。徧。

附程欽安曰初與四應故拇與心皆在前二與五應故  
腓與脛皆在後三與上應故股與輔頰皆在兩旁而舌  
居中有至理存焉

附陳明卿曰初當艮趾而拇動上當兌口而舌動即心  
即拇即口不是形上用事然見山澤通氣

○ 牙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葉爾瞻曰凡言者舌動則輔應而頰隨之柔媚者感人以  
言便是欠誠實處滕是馳騁意這滕字多少不情說文云  
滕張口騁詞貌彥陵氏曰咸之為義去心而不去口以明

口之即心也顧咸之為口止一而舌之為口也且千象

曰滕口說謂其所感者以說而不以心也蘇子瞻曰夫有

以為感者口未必不用而恃口以為感則不可

總論趙汝楫曰山澤氣通彼此交感故卦名咸爻象皆近取

諸身感之至真莫若身意之所欲不言而喻咸以止為感

者也爻之吉凶皆係於止其取人身為象則各因其位不

當如他卦言位應蓋拇與心腓與脛股與輔在人身皆不

胥應故也

唐凝菴曰卦以感為義而爻以靜為善何也凡感貴以神

橫渠先生所謂感卦六爻皆以有感不盡感道故君子以  
 虛受人。虛受人者即所謂神之感而無意必固我諸爻動  
 而無靜。五靜而無動皆非心之正也。蘇子瞻曰感者以神交夫神者將遺其心而况於身乎身  
 忘而後神存是故拇履腓行心慮口言六職並舉而我  
 知忘也在卦者感之全也爻配一體則拇能履而不能從  
 口能言而不能聽矣方其為卦也見其感而不見其所以  
 感猶其為人也見其人而不見其體也六體各見非全人  
 也見其所以感非全德也是故六爻未有不相應者而皆  
 病焉不凶則吝其善者免於悔而已何也感拇者不忘拇  
 或腓者不忘腓或脢者不忘脢或口舌者不忘口舌也  
 王龍溪曰儒者諱言虛寂夫子於感發感應之理詳言之  
 何也蓋天下之感皆生於寂而其應也皆本於虛虛以適  
 變寂以神感何思何慮所以一天下之動竟之中舜之微  
 文之稷孔之默顏之愚周之靜皆是物也考陵氏曰貞之  
 一字正其所以為虛處此又老易之辯  
 虛之為感見於澤山無心自通有情自閑感之為虛未  
 可言句循拇而上無有是處方伯而訟

聖言不殘  
 易盡感言



立行可曰咸二少相交夫婦之始也所以論一時交感之情故以男下女為象而婚姻之道成恒二長相承夫婦之終也所以論萬世處家之道故以男尊女卑為象而居室之倫正損雖二少而男不下女咸感之義微矣益雖二長而女居男上恒久之義特矣

三三震巽上下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按天下惟常者為可久故本義以常久訓恒恒即恒心恒性之恒固是本體正在功夫上見亨無咎正本恒字說來

功夫無或作輟自有悅心通貫之妙而無扞格生辛之虞矣提出一恒字則貞字意已包然世如楊墨等類據他執得定守得牢何嘗不自以為恒只因起初決擇不精便仁非其仁義非其義故聖人又點出一貞字正所以成其為恒處所謂亨無咎者在此而推之事業亦無往不利利往就發用上說

諸解附傳曰恒而不可以亨非可怕之道也為有咎矣恒之所以能亨者由貞止也故曰利貞夫所謂恒謂可恒久之道非

往傳則做  
通說

按陳說則  
貞字連攸  
往句看

守一隅而不知變也。故利於有往。惟其有往。故能恒也。一  
定則不能恒矣。

陳紫峰曰：所恒者。又必正道。然後可行。恒而不正。則不可  
以有往矣。恒而可行。然後為常久之道也。可常而不可變。

可守而不可行。豈常久之道哉。徐進齋曰：恒有二義。有不易之恒。有不已之恒。利貞不易  
之恒也。利有攸往。不已之恒也。合而言之。乃常道也。倚於

附別 張中溪曰：恒左旁從立。心右旁從一。日乃立。心如一。

動者正其感而遂通者也。天下至變者。莫如風雷。而以為

恒。可見變化無端者。正其常久不已者也。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相應。恒

剛柔得位。如天上地下。君上臣下。皆是其順序。乃恒分

也。風多有不因雷者。但雷震則必有風。相與即不相悖之

義。是為恒。運震動而巽順。以順為體。動無違逆。是為恒德。

剛柔相應。止在相應處。見其可久。是為恒情。附胡雙湖曰：剛上柔下。乾坤交而雷風相與矣。巽而後動。

石鏡

卦體成而剛柔皆應矣此卦所以有取於恒也  
附蘇紫溪曰四句俱是恒以一德學問剛上柔下者天德  
之剛常伴而陰柔之私退聽有恒性也學問一息與造化  
不相似便有作輟須是雷厲風行相與有成方是恒久工  
夫巽而動者動而不過於動無所忘亦無所助順其自  
然而行其所當然德之所以固也陰陽相應者健順相濟  
不吐不茹皆是恒久之學所以名曰恒  
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  
傳曰恒之道可致亨而無過咎但所恒宜得其正失正則  
非可怕之道也故曰久於其道其道可怕之正道也天地  
之所以不已蓋有恒久之道人能恒於可怕之道則合天  
地之理也○按恒亨無咎吊起說不重只重利貞久於其  
道不是貞外又有個道惟貞乃為久於其道而謂之恒蓋  
天下無正外之道也天地之道二句緊帶上文說道字內  
不必說正而正自在不可於中間用正字又不可於上下  
用正字只淪渾作一句講此以天驗人見不可不利貞意  
道字唐疑菴曰天下惟道為正惟久於其道為恒所當  
恒道之所在執一而從之道也即屢變屢遷而隨時以

恒道之所在執一而從之道也即屢變屢遷而隨時以

石鏡

庚身... 卷十... 十四... 山房

從之亦道也。不久之以迹，而久之以道。乃所以善其恒。

也。測言曰：天地間千古不易道理，原是截然至正的。貞乃

為恒。若做詭新奇，不可一朝之術，非恒也。故揭貞字道

字方字，乃其所以恒者也。故曰：所恒。

附彥陵氏曰：天地之道二句，聖人正指出道之本原。以

示人，正與久於其道，道字相應。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

已，是也。從來俱在覆載生成上說，不知何故。

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程敬承曰：久於其道，是吾儒學問到極處。曰終，猶言了頭

也。學到了頭，生生不已，便是變化之門。故曰：終則有始，葉

爾瞻曰：始本終之所有，示往非難，要在貞也。貞乃恒道之

結果處。故曰：終其間自有妙用。造端而不可窮者，曰有始。

在天地之道，貞元循環不息，亦是此理。唐凝菴曰：天地之

久，自然於道。故先言道而後言久，謂之不已。則其終始循

環之運也。恒久不已，即含利有攸往意。蓋事至於終，若見

為住頭地位，然終則有始，則貞下起元，愈往愈見其不已。

愈往愈見其恒矣。焉得不利。

始與終  
化而不  
化

看終字有  
字俱確

始與終  
從不已看  
出

周易... 卷十... 石鏡

者微往長

傳曰天下之理未有不動而能恒者也動則終而復始所以恒而不窮故恒非一定之謂也惟隨時變易乃常道故云利有攸往懼人之溺於常也

蘇子瞻曰物未有窮而不變故恒非能執一而不變能及其未窮而變爾窮而後變則有變之形及其未窮而變則無變之名此其所以為恒也故居恒之世而利有攸往者欲及其未窮也夫能及其未窮而往則終始相受如環之無端

始之震終於上又有巽陰以始之無間容息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

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此節本終則有始來正是發明一正字蓋終始相生不膠

一定者乃所以成其為恒處得天者得其自然之理也往來盈縮循其纏度便是循天理之自然蔡虛齋只作附麗

於天看太淺變化謂陰變為陽陽化為陰也久成主歲功說程傳謂其生成萬物亦可從聖人句重久道上化化其

心成其俗此正是久道之驗無兩層所恒所字正隱隱

得天變  
化等字止  
見變而不  
失其常恒  
之所以為  
恒全在此  
舊說專重  
恒不重貞

周  
卷  
十  
六  
石  
鏡

既日月四  
時正久道  
之驗

所發露處  
不已乎正者天地萬物之所以不已乎情正不已之真概  
用未始常也而不失乎其道之常然則恒者天地萬物之  
不失乎其歲之常聖人久於其道其中闔闢變通經權迭  
成歲其常也寒往暑來暑往寒來終始相生未始常也而  
往日來終始相生未始常也而不失乎其照之常四時之  
指定正字說鄭申亦曰日月之照其常也日往月來月  
居

汝吉曰天地之道常斯變變斯通通斯久以得其貞常  
無息不然日月四時其較著者耳蘇子瞻曰將明恒久

辨而述字  
最確

而變也陽至於午未窮也而陰已生陰至於子未窮也  
而陽已萌故寒暑之際人安之如待其窮而後變則生  
物無類矣

久道按久於其道已見上末此只據見成說然上文道  
字只論本體此道字已兼作用九禮樂刑政所在皆是  
天下化成即無為而成意或曰化成謂天地之化成也  
此正聖人與天地參處  
觀其鄭孩如曰成以感為義而要於無感天地聖人皆  
恒解

周易

卷一

十二

石鏡

此等解真  
長破粘

周易

卷一

十一

山房

無心於感者也。○ 恒以不易為義。○ 而妙於變易。○ 日月四時  
聖人皆其變易而不易者也。○ 觀其所感。○ 觀其所恒。○ 其以  
此觀之乎。○ 欲人得於其所立義之外也。○ 所恒即所感。○ 所感則  
附揚敬仲曰。○ 觀其所恒。○ 所以為所感。○ 自有所感之情。○ 所  
天地萬物之情。○ 昭然矣。○ 所以為所感。○ 自有所感之情。○ 所  
恒自有其恒之情。○ 則不惟不知恒。○ 亦不知感。○ 今狂風不  
終朝。○ 驟雨不終日。○ 此其不恒者。○ 皆形也。○ 其風之自其雨  
之自不可知也。○ 不可知者。○ 未始不恒也。○ 知其自未始不  
恒。○ 則知其發其變化。○ 亦未始不恒。○ 無所不通。○ 無所不恒。  
曰恒。○ 曰咸。○ 皆其虛名。○ 天地萬物之情。○ 如此。○ 六十四卦。○ 三

百八十四爻之情。○ 如此。○ 情字。○ 程敬承曰。○ 天地萬物。○ 總不外恒久之道。○ 道不可見。  
可見者。○ 惟情。○ 如風雨露雷之相助。○ 飛潛動植之相應。○ 即  
此是恒。○ 即此是情。○ 之可見者也。○ 飛潛動植之相應。○ 即

○ 象曰。○ 雷風恒。○ 君子以立不易方。  
按理所一定。○ 不易曰方。○ 方原是。○ 不可易者。○ 君子立不易方。  
所謂知止而後有定也。○ 即是久於其道。○ 然要知此方立本。  
不易。○ 却又變通趨時。○ 張而若曰。○ 雷風變也。○ 而以為恒。○ 變而

周易

卷一

十一

山房

按蘇說是有變  
常中有變  
按王說是有常  
變中有常

有不變者存焉。君子體之以立不易方。豈膠固以為守哉。隨時變易以從道是乃所以為不易方也。

蘇子瞻曰：雷風非天地之常用也。而天地之化所以能常者，以有雷風。故君子法之以能變為恒，立不易方。而其道

運矣。王陽明曰：君子體夫雷風為恒之象，則雖酌酢萬變，妙用無方。而其所立必有卓然而不可易之體。

附雷風。丘建安曰：巽入也。而在內震出也。而在外二物。各居其位，謂之恒。易位相從，則謂之益。崔子鍾曰：雷震

則風發，二者常相從而不厭，是曰恒。附方字。易簡錄曰：神氣風雷靜居其方，寂然天體鼓行

域中，動為天紀，出震齊巽，則天之氣行於地也。是其方也。吳臨川曰：雷之起每歲各有方，風之起八節各有方

周而復始，常然不易。附不易。李西溪曰：雷風天下之至震動者，眾以雷風

震動之時，每倉皇失其常，惟德至大，舜然後弗迷。處風雷震動之時，視如平日，可見胸中之有常。故君子立不

易方生，平確有把持，自不因變轉移也。附楊敬仲曰：雷風天下之至動，疑不可以言恒，而恒卦

周易

卷十

恒

石鏡



有此象。此人情之所甚疑。而君子以為未始或動也。此非訓詁之所解。非心思之所及也。孔子曰：哀樂相生。即風雷之至也。而繼之曰：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夫哀樂不可見，不可聞，謂之未始或動。其孰曰不可未始或動，是不易方也。此之謂立此。謂君子此之謂雷風。此之謂不可以動靜論。

初六：浚恒，无攸利。无攸利之病，全在一浚字。世間儘有理本正而勢張雨若曰：上，做不通。子知幾，須當審勢自止。初與四應本，是常。

無攸利帶  
凶字說下

理。然在初位卑交淺，在四又情踈濶，不下接。又為二三所間，諤口交起。此時尚可以常理責之乎？初柔暗，不識世務。而性又善人，故以浚為恒。正犯責望太深之戒。此輩惟以貞自負，貞凶二字，正是聖人點醒他處。見得雖貞亦凶，亦何所利哉？甚言浚之不可也。

傳曰：世之責望故素，而致悔吝者，皆浚恒者也。凡卦之初終，淺與深，微與盛之地也。柔微而不安，其處致凶之道也。

考陵氏曰：恒之為道，亨與貞相成者也。初與五以貞致。

凶○而○三○復○以○貞○致○吝○失○其○所○為○亨○故○也○無○攸○利○正○與○利○  
 有○攸○往○相○反○畢○竟○是○貞○之○一○字○悞○他○故○怕○貴○貞○又○貴○利○  
 有○攸○往○蘇○子○瞻○曰○怕○之○始○陽○宜○下○陰○以○求○亨○及○其○終○陰○  
 宜○下○陽○以○明○貞○今○九○四○不○下○初○六○故○有○浚○恒○之○凶○上○六○  
 不○下○九○三○故○有○振○恒○之○凶○

○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大凡交際之道自有淺深交淺而遽以深求之豈常理哉  
 李氏曰人情物理由淺而深其深必久楊中立曰始求深  
 入多由貞正之人執正義而為之急也

異附蘇紫溪曰初六浚恒是理本淺而鑿之使深也凡人用  
 功之始立志太銳取效太急便有欲速助長之病故曰始  
 求深孟子言深造必以道而深惡智者之鑿正是此意

○九二悔亡

按二以陽居陰氣質未免有偏駁處以其居下卦之中善  
 反以為功故得亡其悔悔自內出專主變化氣質說若說  
 所處所遭不幸於吾何悔彥陵氏曰二之悔固從居陰來  
 然二之所以能悔寔本於居中也不然何以知其不善而  
 能悔乎悔之一念即是二之好處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久○中○中○字○即○未○發○之○中○中○字○不○作○中○德○解○中○乃○恒○性○而○恒○性○之○明○不○息○這○便○是○久○中○所○以○者○中○非○有○養○心○之○學○不○能○能○字○有○工○夫

附陸君落曰有悔中便間斷悔亡則能久於中矣舊說久

於○中○故○悔○亡○夫○既○久○中○矣○何○處○尋○悔○來○郭○白○雲○曰○可○久○之○道○無○他○中○焉○而○已○矣○過○與○不○及○皆○非○可○久○也

九三不怕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張○兩○若○曰○觀○一○其○字○便○知○德○是○九○三○原○有○的○病○全○在○不○怕

上○或○者○猶○云○不○知○何○從○閃○避○不○及○之○意○羞○字○可○味○聖○人○不

說○凶○害○却○說○羞○吝○深○鄙○之○以○動○其○心○葉○良○佩○曰○九○三○處○得

其○位○謂○宜○固○執○不○變○然○而○巽○為○進○退○其○究○為○躁○卦○而○當○雷

風○之○變○不○能○自○守○故○為○不○怕○其○德○之○象○承○者○猶○言○人○送○其

辱○與○之○也○貞○不○為○吝○貞○而○不○怕○所○以○為○吝○也

張○慎○甫○曰○三○之○不○怕○藉○口○圓○融○變○通○而○失○之○者○也○鄭○申

甫○曰○三○爻○當○兩○卦○交○接○之○際○有○移○徙○變○革○之○象○李○衷○一

曰○或○之○云○者○正○是○自○家○惶○愧○若○不○知○何○所○從○來○此○分○明

不○貞○的○人○曰○貞○吝○甚○之○之○詞○言○前○美○盡○喪○後○悔○莫○贖○也

圓融之說最確

看或字更妙

○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程敬承曰：三不言凶而曰羞者，以凶害懼之不若以羞辱愧之尤為激切也。且凶害猶可逃，羞則內愧已外愧人，無可逃於天地之間。故象曰：無所容，無所容，直愧死而已。黃正憲曰：君子不以外至之辱為恥，而以自心之歉為辱。無所容者，公是公非在人，十目十手在獨也。

○九四：田无禽。

三當怕而不怕，四不當怕而怕。所謂楊墨之仁義是也。內不足，以成己，外不足以成物。如田獵而無禽，獸之獲徒勞無功也。○按震為大塗，田象巽為鷄，禽象田取震動馳騁之義，喻有事也。然震雖好動而脫巽之位，則無禽。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位者所當止之處，即正道也。安得二字，正是提醒他處。若曰：以有用之心而用之，無用之地，大足可惜。易因曰：九四居上之下，震動方始，蓋妄意有獲而不知田之無禽，無得之非得也。夫子反之曰：雖欲得禽，亦自有道為處，常動之地而欲求至靜之原，雖久何為。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同

○卷十

○十一

○山房

○象就震始  
○守說亦妙

姚承菴曰剛柔相應常德也。而君主於獨斷有不可泥執。以為常者乃五恒守此德以為貞。一於承聽無敢專成。則以順從人之義。非自制其命之義。只為一恒字。累了曰婦人吉。所以深著夫子之凶。陸君啓曰以貞為恒可也。以恒為貞則失之矣。

馮氏曰四以陽居陰處。非其位。每依違而不能成天下之務。五以陰居陽德。不當位。多姑息而不能制天下之務。臣喪其功。君損其威。不知變者也。

者其德

前測言曰其德者六五之德也。六五以陰居陽處位不當。君子於此自有變化之功。陶鑄之學。尚以此為貞守。

之不變。則如婦人執一順德。以終身者耳。豈丈夫之所宜哉。故曰婦人吉。夫子凶。

附季彭山曰恒雖以貞為主。而亦以惟變所適為亨。五當成功之位。而不知變。則所謂恒者。執一而已矣。豈利有攸往之貞哉。唐凝菴曰恒以夫婦為義。夫柔婦剛。其德悖矣。雖謂之恒。其德而猶有此分別於此。益明久於道之為變化。非精義入神者。安足語此。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周易說

卷

廿

石鏡

程致承曰陽主通變。夫道也。陰主安貞。婦道也。故在婦人。則從一。而在夫子則制義。義者隨時變化之用。義自我制。則主張在我矣。正與順從者相反。陳紫峰曰從婦者從婦。人之道。非從婦人也。語氣若平。意實直下。此正所謂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故凶。

附錢落新曰五二剛柔正應。有夫婦之義。然以二言貞。巽婦德也。貞於從五。是一於從夫。以終其事。吉。以五言貞。震夫德也。貞於從二。如惟婦是從而莫適為主。凶。咸二居艮。男得其正。恒五貞震。男失其動。咸吝於隨人。教三定執於內。止恒凶。於從婦。訓五制義於外。動相發。

上六振恒凶

振恒者以振為恒也。此爻如王安石新法。絲更誤天下。蒼生索國家元氣。皆其流禍。傳曰振者動之速也。如振衣。如振書。抖擻運動之意。在上而其動無節。其所喪多矣。王輔嗣曰靜為躁。君安為動。主故安者上之所處也。靜者可以久之道也。處卦之上居動之極。以是為恒。無施而可也。

附蘇紫溪曰振作也。起也。恒久之道。宜順無強。宜漸無

驟上九居震極是鼓舞馳驟之意太多而優游涵育之意不足蓋不徐以俟其至而欲急以要其終者也其進銳者其退速夫何功之有大抵吾人學問不可着力亦不可着力着力着意則淪於穿鑿着力則端於助長初曰浚

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無功二字從振上看出大字從在上二字上看出蓋恒之

功以終始為驗在上而失之於躁固則并前功而盡棄之矣此止無功之大者可勿戒與鄭孩如曰振恒以為功矣

而不知其無功之大  
論蔡節齋曰恒常也一體而含二義蓋將自其不易者而

觀之則窮天地亘古今而不可變也自其不已者而觀之則寒暑晝夜而其變未嘗已也故知不易者則拘常知不

已者則厭常皆不得恒之止也  
丘行可曰恒中道也中則能恒初在下體之下四在上體之下皆未及乎中者也故泥常而不知變三在下體之上

石鏡

上在上體之上。皆過乎中者也。故好變而不知常。惟二五  
得上下體之中。以知怕之義者也。而五以柔中為怕。居尊  
位而不能制義。故但為婦人之吉。二以剛中為怕。而居位  
不當。故但為悔亡而已。怕之道。豈易言哉。  
張中溪曰。不能體常者。不可與盡變。不能盡變者。不可與  
體常。天地所以能常久者。以其能盡變也。經曰。易窮則變。  
變則通。通則久。久而無弊者。其變之謂乎。  
陸庸成曰。貞者。咸。怕。二卦之權輿也。貞於感。貴以無心而  
為。咸。貞於久。貴以立心而為。怕。然。咸之所貴者。虛也。諸爻  
各執一。以為感。則不虛矣。怕之所貴者。方也。諸爻各隨地  
以為怕。則不方矣。故二卦之象。皆有完義。而二卦六爻。皆  
無全德。

錢落新曰。上經首乾坤。乾成男。專明。夫道。坤成女。專明。  
婦道。下經首咸。怕。合言男女夫婦之道。咸。男居女下。女  
多不得其所。止。怕。夫處婦外。婦每不善其所動。故止。志  
無。還。可以求。說。思。之。光。大。震。動。罔。功。勿。但。羞。巽。德。之。無  
怕。得。止。男。下。說。女。之。義。而。知。所。以。為。感。得。震。夫。制。巽。婦  
之。義。而。思。所。以。可。久。其。于。咸。怕。思。過。半。矣。



石鏡山房增訂周易說統卷之十一

三三 乾上下

○ 遯亨 小利貞

按遯以二陰浸長成卦。以四陽之遯而即係之以亨。謂遯則亨。不遯則不亨也。蓋退藏乃所以伸其道。若身中小人之禍。道亦與之俱否矣。小人侵迫君子。就是不正。故聖人特設利貞之戒。其猶冀小人可化而為君子乎。君子以遯為亨。而小人以靜止為利。陰陽之大分明矣。林次崖曰。既云遯亨矣。本義又著九五當位一條。是如何。恐君子繫戀

周易說統

卷十一

廿七

石鏡

清寧字數

不知去故為此說以喚醒之使知時而避也

何伯宗曰君子見幾而作二陰浸長已為引身之計至否

直云大往往者已往也若小人則麾之不去直至無號而

淡已故臨而泰而杜氣息奄奄尚不忍去必至夫而後去

而猶待君子之決焉不決則不去也

附解按遊者隱藏而不露形迹之意非退避也二陰

在下未至盛而迫陽也君子遷爾退避坐視陰長否亂

立至矣豈仁人之心哉象第曰遠小人彖第曰與時行

此義

蘇子瞻曰陰盛於否而至於剥君子未嘗不居其間遊

陰猶未足以勝陽而君子遂至於遊何也非其去棄而

不復救也以為有亨之道焉此說危好

附小利正義曰陰道初長正道亦未全滅君子尚有致

力之道不可大貞而尚可利小貞張慎甫曰大顯而小

幽大張而小喻三曰不可大事正與小利貞相映李彭

山曰貞之義生於止體而小之義則生於二陰也不可

大有所為以露形迹故其貞以小為利

周易

卷十一

二

石鏡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

○林次崖曰：加一而字，亨正在遯上見。此句只是論理。下正

遯，所以亨。處全重在與時行上。剛當位以德言，正見君子

立身無可指摘，而下有六二之應。小人方且承順，此正可

遯之時也。及是時而行，鴻飛冥舉，去得恰好，此所以得亨。

或曰：曰剛當位，君子尚操有可為之勢。曰應，小人尚有包

承之心。若可以無遯，然及此時而遯，則見幾明決，與世之

戀功名而迫於不得已者大別。故曰亨。此言

附傳曰：小人道長之時，君子遯退，乃其道之亨也。此言

處遯之道，自剛當位而應以下，則論時與卦才尚有可

為之理。蓋雖遯之時，君子處之，未有必遯之義。五以陽

剛之德，處中正之位，又下與六二以中正相應。雖陰長

之時，尚當隨時消息，苟可以致其力，無不至誠自盡以

扶持其道。未必於遯藏而不為，故曰與時行也。

○附遯字。蘇紫溪曰：君子依乎中庸，然後能遯。世易稱龍

德，然後能遯。世遯，豈徒為隱逸者哉。遯而亨，非以退為

亨也。無入而不自得，即隨處皆亨也。剛當位，則自不能不

附應字。易秋曰：柔非能應剛，而惟剛當位，則自不能不

剛當位，則自不能不

剛當位，則自不能不

剛當位，則自不能不

剛當位，則自不能不

時行即在  
應上看出

應如四時潛移運萬物圖於中而不覺也  
附時行表了凡曰亨義全在行處見之時為當遜之時  
與當遜之時而遜易能也與當遜之時而行未易能也  
馮文所曰剛宜不與陰應剛而與陰應屈其剛以就柔  
與時行之義也迹不示異心不來同君子所以與時消  
息而用其權也遜之妙用也易因曰五當位而六二以  
浸長之陰初不見此之為退氣彼之為浸長惟依舊相  
應與時偕行而已可不謂遜而亨乎不遜也乃所以為  
善遜也

要得做  
君子意

○小利貞浸而長也  
○洪覺山曰二陰雖長而猶未盛故以利貞戒之更進一陰  
為否則不利君子貞矣吳臨川曰小者利於貞以其浸而  
長也於斯時也君子其可以不遜乎  
○張中溪曰臨之象剛浸而長遜之象止曰浸而長蓋剛

同

卷

日

石鏡

之長可言也。柔之長不可言也。像象曰止其在小於大。無侵正其在小於大。無犯亨固在於剛。大利亦歸於柔。

看浸字如

別傳曰小人雖有向長之勢未便驟長必且以漸如水之浸物未便濕透猶可維持挽回不可夫貞而猶可少施救正之力所謂小利貞者扶持使未遂亡也聖人之於天下雖知道之符廢豈忍坐視其亂而不救必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間強此之衰艱彼之進故有與時行小利貞之教

釋義二字  
剝斷極明

按時義時字與時行時字相應。遯之時以遯為義此非有先見之明勇退之力者不能故提醒時義之大以儆動人。唐凝菴曰君子之遯唯其時能當幾義能引決所以善存。吾道也苟誤以當位而應為可留一失其時則悔之且晚。一失其義則當斷不斷禍且隨之矧欲其亨其時其義豈不大哉。附陸君落曰時從外遇義自中裁所利之貞為小貞時也。所藏之用為大用所以運時也。天地之不窮於剝世道之不窮於否君子之不窮於小人全賴與時行之義故贊其

周易

卷十一

五

石鏡

大非以處之之難為大也

附楊誠齋曰。避其見聖人之心乎。聖心焉。在曰。在天。下

而不在一身。故曰。避亨。避而亨也。窮於進而通於退。聖

人之通天下之窮也。聖人豈悻悻然決於退哉。二陰雖

長於內。四陽猶盛於外。聖人未嘗忘亨。避之想。故曰。避

之時。義大矣哉。言其進退之時。去就之義。甚大而未可

躁也。聖人之心。在天下。如此。蓋小人之於一身。微倖於

萬一。聖人之於天下。亦微倖於萬一也。

按天下有山。山下起而乃止。天上進而相違。避是相遠之

義。非退避之義也。或以為天避山。或以為山避天。皆非也。

不惡也者。無大聲厲色。以絕彼之迹也。嚴也者。莊敬自持。

以消彼之邪也。嚴從不惡中看出。要說不惡而嚴。不要說

嚴而不惡。程敬承曰。君子以天道自處。曷嘗峻絕。小人德

方而不露。道存而不亢。如天道默運於上。而小人自止於

其下。而邀不可干。豈非嚴乎。不惡而嚴。真嚴也。彥陵氏曰。

要知君子之嚴。非專為小人設也。吾立身於無可議。小人

自不覺。心醉神服。而不敢近。此不遠而遠之法。

石鏡

止陰於下  
看止字妙

此即天遊  
山之說

與即山遊  
之說

周易說卦

卷之十一

六

山房

附季彭山曰天下有山主天而言也積陽為天陽止陰於下而脫然高上不為所凌此之為君子之遊也嚴則德威可畏而人敬之嚴而不惡則樂易可親雖小人亦必感化矣聖人之所謂遠雖終絕之乃所以化之也胡仲虎曰君子如天小人如山天之高也非以遠山而山自絕於天君子之嚴也非以絕小人而小人自絕於君子劉用相曰山在天下止而不動何遊之有止而遊以止遊也情而無情何其遠也隨高就低惟世所適何其不惡也搖動不得震撼不得又何嚴也然則小人之視君子亦如是止矣以君子遊之也止也

孔諒看勿  
往更有味

周易說卦

卷之十一

六

山房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存初居卦下在遯為尾是衆皆決去而彼獨遲留明哲保身者似不如是故繫之以厲危其去之不早也况可用之以往往與遯反勿往便是必遯舊分已仕未仕者非孔穎達曰逃遯之世當速往而居先遯在浚楛所及也危厲既至則當固窮危行言孫勿用更有所往附季彭山曰尾指陰而言以其在下故謂之尾尾如蠱

尾之尾以其毒也非避而在後之謂也陰之初長幾雖  
甚微然履霜有堅冰之漸勢能剝陽故謂之厲蓋為陽  
危之也君子當此之時豈可以有所往哉此與姤初六  
羸豕孚蹢躅義同

錢國端曰剛非自避以柔尾之而避初為四剛之尾則  
側危之顯禍未加於君子而陰伺之殺根已種於小人  
象曰避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不往何災可見災即在往故聖人特拈出一災字以止之

附葉少蘊曰避以四陽上避為義則初六者尾也避尾而

厲斯災矣然則何以處之曰避尾非也當尾而必避以顯  
其迹亦非也地卑職微於義尚淺古之人有行之者潛晦  
自存處亂世而隱下僚是也高山如芝之叟不陷祖龍之  
阱陳門掛冠之夫不入禁錮之網彼其不往亦何災乎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

存本義中順就隱避上說中不過時順不拂時有與時偕  
舊之意必避之志堅不可破故又以莫之勝說足之莫之  
勝說正是形容他固執處意無兩層或曰執用黃牛非必  
於退藏也二在內卦之中止與小人並處如柳下惠居人



之朝而隱人稱其和而堅貞之志不以三公易介此所謂  
莫之勝說者也

附測言曰二與五應無有害陽之志小人之包承君子者故聖人教以中順自守而不可失所以堅其善念也蘇子瞻曰方陽之遊其所以執而留之者非出於款誠至意陽不顧也故必有如牛草之堅者而又用黃焉則中確之至也

辨鄭申甫曰卦以二陰浸長得名初二兩爻正方長小人時解俱以君子詮釋殊失卦肯愚謂初與四應二與五應皆其對手不相能者四既遊矣初猶尾其浚而追之即謝事之後尚且搜其過摘其短故聖人危之而教其勿往也二小人之君子故教之以固陽之志皆所以為君子謀也然豈知二之固志不能奪五之正志乎

○象曰執用黄牛固志也

蔡介夫曰謂自固其必遊之志不可榮以祿或曰二五正所謂當位而應以中順之道固結其心志或曰二蓋包順之小人慮其為邪黨所搖惑故示以固守其志止是執處或曰二以固留君子為志欲係君子而不使之遊

邪黨搖惑之說更完

周易

卷十一

石鏡

本丈用字  
勝字俱有  
者若

按探字是  
係於小人  
之情非貪  
位慕祿之

此解作畜  
之畜

此解畜作  
蓄養也

別傳曰二不言勝而曰固志遊正不在形迹上用事志  
而曰固其用止妙於潛隱不露而確不可拔之操小人  
不能勝我而亦不見我之所以遊此之謂不惡而嚴

○九三係遊有疾厲畜臣妾吉

徐進齋曰繫戀也此乎二陰宜遊而繫故曰繫繫遊是為

小人私情所牽繫而不能決去者夫遊之為義宜遠小人

以陽附陰有所繫而不能遠害故有疾柔將利剛故有危

謂之畜臣妾吉甚言其他無所利見其不可係也○彥陵

氏曰係即是疾其病痛正在自己身上聖人以疾危之惜

之之詞亦激之詞○馮厚齋曰乾三陽所以得遊而避

二陰之長者以有九三止之也今九三見繫於二陰將為

陰柔所薄而元氣危矣能如人主之畜臣妾柔而服之使

二陰止於內而不往乃吉也雖然三亦宜自度果其能使

二陰甘為我臣妾否也不然繫遊為灾矣

蘇紫溪曰畜臣妾吉示之以待小人之道見其不可繫也

蓋小人之易親如臣妾之易以惑主畜之法止有個不惡

而嚴嚴以杜其狎邪之奸而不惡以柔伏其忿戾之氣用

畜臣妾之法以畜之庶可以免疾憊而吉耳象曰不可大

畜

事○信○乎○在○畜○之○得○其○道○也○

鄭○申○甫○曰○卦○之○四○陽○九○三○一○陽○為○之○障○其○與○二○陰○相○切○

比○係○戀○而○未○能○決○去○者○惟○三○其○能○調○護○擇○蔽○不○使○二○陰○

之○中○傷○於○三○陽○者○亦○惟○三○錢○國○端○曰○始○二○為○五○剛○之○首○

能○包○初○為○魚○遊○三○為○四○剛○之○首○豈○無○畜○二○與○初○之○道○止○

初○而○畜○之○為○臣○君○道○在○三○止○二○而○畜○之○為○妾○夫○道○在○三○

趙○汝○棋○曰○疾○陰○陽○不○和○所○生○

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心○力○俱○困○曰○憊○夫○子○於○疾○下○又○添○一○憊○字○形○容○其○疾○之○甚○

也○蓋○係○戀○之○久○正○氣○消○亡○若○不○勝○其○困○頓○者○然○只○係○之○一○

字○壞○了○多○少○人○品○大○事○以○出○處○去○就○言○或○曰○大○事○謂○大○奮○

乾○剛○以○盡○去○小○人○為○事○此○非○三○之○所○能○則○係○之○病○也○或○曰○

君○子○悞○為○小○人○所○係○若○見○小○人○可○與○共○事○故○聖○人○斷○之○以○

不○可○正○見○其○宜○畜○而○不○宜○係○或○曰○畜○陰○之○道○可○小○而○不○可○

大○故○曰○不○可○大○事○即○豕○所○為○小○利○貞○之○意○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程○敬○承○曰○四○乾○體○剛○健○豈○其○有○所○好○於○小○人○陰○長○之○時○或○

欲○大○有○為○以○救○世○或○欲○速○避○迹○以○潔○身○蓋○不○無○功○名○之○心○

月○九○

卷十一

言亦是身  
遠通亨意

好作交好  
者本之張

馬夫原無所好。遯亦不難。惟絕所好。以為遯。此是第一等  
果斷的人品。第一等光明的心事。故周公曰：君子吉，小人  
否。以致深嘉樂與之意。諸子相曰：不曰小人凶，而曰小人  
否者，罪不能絕所好也。既謂小人，亦何必遯。蓋言有好不  
絕。雖號為君子，亦是小人。身  
附鄭孩如曰：九四於初六有所交好，而能絕之，以遯。此君  
子之言，而小人之否也。小人以中傷善類為得計。吉在君  
子否，在小人笑言其計之不行也。易讀曰：係遯在止，以亨  
好遯在健，以勝小人。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質卿曰：天下之事，有斷斷乎。只是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  
者。此好遯是也。君子剛斷，小人係戀也。此聖人決言之詞。  
以明君子小人之分。

余銘岳曰：否原以君子道消，名卦小人結好於君子。原只  
圖箇自家道長，故以二陰至三陰為君子之否。今欲以否  
與小人全在君子自家主張。故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此  
要看得君子二字，鄭重。

九五嘉遯貞吉

辭者字異

周易

卷十一

十一

石鏡

程敬承曰：避何以嘉羨也。凡避之不美，或露形迹，動意氣，使小人疑我，而我反見害。九五剛陽，故能避中止，又能善其避。且下與六二為應，隱處晦迹，以自周旋，其間而不失其志之正，陰不至刺陽，陽猶得喜陰。凡以此也，匪獨全身名而所關世道者大矣。故曰：嘉避貞吉，舊說以去得早為嘉，似謬。胡雲峰曰：非止應而相泥，曰繫以中止而相應，曰嘉，隨九五之孚於嘉，蓋因六二之係而見也。然則此之嘉避亦因三之繫而見也。

附陸君啓曰：當位而應，與時偕行，避之不至於閉固鬱塞，惟此爻為之嘉亨也。此是亨避者也。象曰：避時宜避而却行，非卓然志不可亂，主持世運之人，其不以為營私隨世者幾希。

陸庸成曰：嘉耦也。有六二之配，而能避其去，係避遠矣。故聖人斷之以貞吉。俞玉潤曰：九四剛而不止，其遠小人以情，九五剛而中正，其遠小人以禮，此好避嘉避之別。黃正憲曰：在陽剛君子以殉道為義，故身避則亨。九五大君以扶陽為貴，故嘉避則吉。嘉即虞書嘉乃丕績之嘉，季彭山曰：嘉避以成功，言貞即小利貞之貞，因止

自吉見許  
之詞非  
勉之詞  
禮字亦  
從嘉字者

而言。沉晦以處小人而不失其正者也。惟其得正。所以嘉遯而吉也。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尾者，志之溺也。繫者，志之私也。惟九五能正其志，外物自

不足以累之。須知君子到此時節，其志不能大有所展，只

持之以正而足矣。正者直遂而無少屈撓之謂也。

附郭白雲曰：九五嘉遯隨而不流，無繫也，無執也，無好也。

不事於外，正其在我之志而已。此所以為嘉也。游讓漢曰：

正志者，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固志者，志士厲行守之於為。

此乾道坤道之別。

○上九肥遯，无不利。

按肥者，克大寬裕之意。陽亢而無位，則不櫻世累者也。在

遯而遠陰，則絕無罣碍者也。俯仰天地間，優游閒適，真所

謂無入而不自得。故曰肥遯，无不利。甚快之之辭。耿希道

曰：陽道常饒，其或損者，陰剝之也。本文超然處外，不累於

陰，無有疾厲，故稱肥焉。

附按：肥字固在自得上見。然正是道德之充盈，仁義之

膏潤，無不利。即在肥遯上看出，可出可處，無拘無碍。如

脂者疾憊  
反

此是

肥○脂○之○人○力○足○以○充○其○體○遊○而○無○所○不○足○也○此○其○所○以○  
無○不○利○也○陸○君○答○曰○陰○近○則○收○歟○之○意○迫○陰○遠○故○行○藏○  
之○義○寬○此○難○以○卦○名○遊○而○不○斤○斤○於○遊○者○也○故○曰○無○不○  
利○無○不○利○云○者○豈○一○於○遊○之○謂○哉○錢○國○端○曰○不○惟○與○三○  
剛○為○一○體○而○有○君○子○之○吉○亦○未○嘗○不○與○二○柔○為○一○體○而○  
無○疾○厲○之○憂○所○謂○遊○身○者○正○在○此○故○曰○無○不○利○莫○作○枕○  
石○漱○流○解○

餘○張○幼○子○曰○堯○稱○則○天○不○屈○頡○陽○之○高○武○著○畫○美○終○全○  
冰○竹○之○操○或○隱○居○以○求○其○志○或○曲○避○以○全○其○道○或○靜○已○  
以○鎮○其○操○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依○以○動○其○榮○或○痲○已○  
以○激○其○清○要○於○性○分○所○至○而○已○項○平○菴○曰○下○三○爻○良○主○  
於○止○為○不○往○為○執○革○為○係○遊○上○三○爻○乾○主○於○行○為○好○遊○  
為○嘉○遊○為○肥○遊○

○象○曰○肥○遊○无○不○利○无○所○疑○也○  
此○心○寬○裕○自○得○曰○肥○對○外○物○言○毫○無○所○疑○滯○曰○無○所○疑○坦○  
然○無○碍○肥○遊○之○義○可○想○胡○雲○峰○曰○三○有○所○繫○則○疾○上○無○所○  
疑○故○肥○

參○附○別○傳○曰○三○疑○於○所○比○四○五○疑○於○所○應○故○無○所○疑○獨○歸○

補照便光

於上宇宙之殺機皆從疑生。疑便於天覆之量不無。虧蝕即幽棲高隱。僅稱山澤之癯。而於肥義殊遠。孫復曰。太公之亨於周。四皓之亨於漢。脫然高舉。孽未。芽而介於道。屬未階而潔於身。行之箴之繫我。獨照而。已。

蘇紫溪曰。避豈聖人好為隱逸哉。聖人無心於忘世。亦無心於戀世。明其天機而不櫻于世味。唯時而已。知時者安。故嘉則貞。肥則利。好避則吉。固志則莫之搖。失時者窮。故危則厲。繫則疾。聖人欲人之與時偕行也。固若是切也。

法行系者

意有得於時則離世而立。固避也。即同世而居。而心無所徇。亦避也。無得於時則因時俯仰。固非避也。即離世獨立。亦非避也。故曰避之時大矣哉。按避者。聖人先機應世之妙用。可與達權者言。難為拘方者論也。舜與共驩同朝。且與管蔡共國。孔子見貨。孟子偕驩。小人日在前。而我自避。無頭腦無圭角。驀然而起。出於事機之外。有對面相避。而莫測其所以然者。斯真能避者也。故避之最善者。莫如遠。小人不惡而嚴。知此之為避。則不言避。亦可若勢已極而始圖所以遠之。殆矣。殆矣。

石鏡



李表一曰竊修陰盛於否而至於剝君子未嘗不周旋其間。遊以二陰而伏四陰之下。陰猶未足以勝陽。且有為君子之應而係者。乃君子遊至於遊。又若危其遊之不蚤者何故。嗟夫此聖人所謂時行也。剝陰雖盛其滅貞之罪狀已暴著於天下。君子有防之之心。無係之志。而剝極思治天下之大機。大權將轉而入君子之手。故不食之碩果。乾坤之生意。起焉而遊。則二陰雖微其勢至銳。其朋若寡。君子徃徃不虞其銳。且以其寡而忽之。故小人之所以暗傷君子者。不在於相悖。而在於相應。而君子之所以陰受小人之傷者。亦不在於相侵。而在於相係。卒令君子墮術中而不自覺。故尾則厲矣。係則疾矣。而惟嘉者貞。肥者利。好者吉。固志者莫之能勝焉。聖人若曰。惟此時為然耳。不可以浸長之故。不蚤為之辨也。

仲虎曰。遊以二陰之義成卦。以四陽之遊得名。易為君子謀。名卦必於陽為主。潘雪松曰。在下位而不徃者。擲下惠也。在內而能固志者。季木子臧也。當遊而猶係者。大夫種也。乘相好之時而遊者。范蠡也。以為嘉耦而猶

臨教仲以  
二爻為下  
俱是有閑

周易

卷一

十一

石鏡

遜者子房也。在事之外，而能善其遜者，四皓與兩生也。

三三 震乾上下

大壯利貞

○

按大壯之得名，雖主四陽說而成卦之主，只在九四一交。三陽為乾，加以以震動，埋與勢相鼓，以成其壯，故名。

大壯世未有大而不正者。聖人特慮恃勢罔動，故設利貞之戒。貞正所以成其為壯。虞張兩君曰：須知君子待小人，越初未嘗不正。後來其勢在我，便至放肆。不知千百年難際之時，壞於一念之不謹者多矣。故大壯不言。

本義正四  
字直既

元亨而言利貞，欲保其終也。慶曆之壯，疎元祐之壯。

激只自恃其壯，便非貞。

○ 附 解 易 測 曰 貞 者 虛 中 無 我 不 自 有 其 壯 也 非 猶 不 有 其 壯 并 不 有 其 貞 乃 所 為 君 子 之 貞 也 遜 與 壯 正 相 反

而君子處壯之心，則猶之處遜之心而已。故繫詞曰：大壯則止，遜則退也。

壯則止，遜則退也。

○ 附 餘 朱 漢 上 曰 陽 動 於 復 長 於 臨 交 於 泰 至 四 而 後 壯 泰

不言壯者，陰陽敵也。猶人之血氣方剛，故曰大壯。胡雲曰：復臨泰陽長於內，皆言亨。大壯陽自內而達外，言利。

周易

卷十一

石鏡

獨動二字  
有解乎者

貞謂不可以剝盛而動遂失其正也夫而壯猶恐或失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

○按本義陽長過中過中二字便帶憂危之意大者壯也雖

以勢言然提出大字不徒以勢壯可知剛以動正所以致

此壯者本天德之剛而動動以天不動以人也非禮弗履

是也故字有力便見君子之勢以理而盛則君子之盛亦

以理而保利貞之意已隱然在矣剝動二字不平

揚毅仲曰天下之柔者不能壯惟剝故壯雖剝而不動亦

無由見其壯下卦乾剛上卦震動是剝以動也道心無體

神用無方不可得而屈不可得而窮於是名之曰剝應時

交錯變化云為名之曰動因其動而知其不可屈不可窮

故又曰壯三者名殊實同

○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彖陵氏曰大者正也或曰大者自無不正或曰大者却要

正二說俱可但世末有不正而成其大者自無不正之說

較長正大二字不平緊頂大者正也來天地之情可見即

在君子身上說蓋天地無情惟理所在君子唯以正成其

高意亦自  
相成

周易

卷十一

十一

石鏡

正大者用  
情之準

大○天○地○所○以○憐○憐○屬○意○耳○向○使○君○子○而○不○正○天○亦○何○私○於○  
君○子○而○使○之○壯○如○在○覆○載○生○成○上○看○與○利○貞○之○旨○不○合○  
程○敬○承○曰○大○壯○利○貞○非○主○防○小○人○也○以○自○完○其○大○者○之○本○  
體○耳○如○存○之○以○待○小○人○之○心○而○過○防○之○於○天○地○正○大○之○情○  
拂○矣○陸○庸○成○曰○大○壯○以○剛○動○得○名○不○失○其○剛○動○之○初○便○是○  
大○者○正○也○萬○物○之○情○容○有○不○止○故○止○曰○天○地○之○情○其○性○之○  
正○者○不○可○見○而○性○發○於○情○者○則○可○見○  
附○錢○國○端○曰○遯○而○係○二○柔○則○悠○大○壯○而○觸○二○柔○則○羸○天○  
地○之○情○至○大○至○正○剛○大○而○以○柔○小○為○觸○非○正○大○之○動○而○

傾○危○之○動○何○得○為○大○何○得○為○正○君○子○貞○其○徒○勿○輕○於○動○  
正○其○已○勿○求○於○人○於○上○二○柔○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  
不○載○方○可○見○出○一○個○天○地○之○情○來○別○傳○曰○情○之○所○在○雖○  
天○地○不○廢○故○君○子○雖○決○小○人○而○無○有○害○之○之○意○若○與○之○  
為○關○與○之○為○讐○則○非○天○地○正○大○之○情○也○君○子○之○於○小○人○  
未○嘗○無○情○正○大○而○已○矣○  
附○丘○行○可○曰○心○動○物○也○情○則○心○之○動○而○見○於○外○者○也○復○  
震○下○坤○上○靜○中○有○動○故○曰○見○天○地○之○心○大○壯○乾○下○震○上○  
動○已○發○於○上○故○曰○見○天○地○之○情○此○以○動○有○內○外○而○為○心○

同  
卷  
一  
上  
石  
鏡

情之別也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朱子曰雷在天上何等威嚴人之克已能如雷在天上則威嚴果決以去其惡而必為善若半上落下則不濟事何以為君子傳曰君子之大壯者莫若克已復禮赴湯火蹈白刃武夫之勇可能也至於克已復禮則非君子之大壯不可能也蔡介夫曰一毫非禮之事不踐於身是乃不為人欲所屈何壯如之吳因之曰非禮弗履全要發自勝二字意假如揮百萬強敵只要勇力壯盛還只在外邊着力惟非禮之私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勇不及施力不及用直須從念頭起處斬絕得盡制縛得定消鎔得淨方始不形於動履之間苟非天下大勇未有能洗除蕩滌者也故以自勝為強程敬承曰先儒謂壯以不發露預養為義非禮弗履止所以養其壯於義禮之中而有所不輕用也陸庸成曰非禮弗履總歸一貞禮者貞之矩也所以攝情歸性而所動皆剛德也丘行可曰非禮勿履者踐之事也至大壯則動皆天理無待於勿故君子以非禮弗履勿者禁止之辭弗履者則

非禮字極  
不是制之  
求外者

非禮字極

禮記

卷十一

十一

石鏡

自不為笑  
別用  
橫渠子曰夫酒清人渴而不敢飲肉乾人饑而不敢食非強有力者不能人於其所難則情於其異俗者雖易而羞縮意思齷齪無由作事惟大壯乃能克已克已要當以理義戰退私已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按初以剛陽處下事權全不在我乃因君子勢盛之日恃壯妄為不量勢力而遽欲去天下之小人中傷之禍必不能免故曰征凶有孚征往也謂其本壯於趾而往其凶必

一在者用壯  
之意

附蘇紫溪曰易言有孚中行又言有孚盈缶皆惓惓然以誠信教天下也如有孚解為必凶恐非本旨蓋初六居下任壯是輕舉妄動專以意氣加小人而真誠之意或闕故聖人教之以有孚欲其積誠以信於上也象曰其孚窮言其不能孚也此所以戒之有孚也

有孚以  
其解為正

附蘇子瞻曰乾施壯於震者也壯者為羊所施為藩故五以二為羊三以六為藩以數推之則初九之壯施於九四九四藩决不羸則初九乃觸四之羊也以其最下

周  
卷十一  
十一  
山房  
石鏡

看字字典  
蘇說又異  
解窮字更  
殊理固旁  
通可為執  
說者解粘

○象曰壯于趾其字窮也  
○困何必事後只始壯便是窮極田地其字窮正在壯於趾  
○見  
○而用壯故曰壯於趾自下之四故曰征衆皆觸非其類  
○已獨觸其類不字於方壯之陽而字於已窮之陰故雖  
○有字而不免於凶者其字窮而不足賴也  
○別傳曰大壯之初以征凶豫初以鳴凶皆不能不為雷  
○所震動也震雷轟天而天不為動是為大壯之貞震雷  
○奮地而地不為動是為豫石之介

○附敬仲曰初居下有趾之象九有壯之象陽實又有字  
○之象方在下未宜壯也而決意前往其凶也宜然此等  
○人必非巧黠圖變之士蓋愚質拙貞之人其忠信可守  
○而果決妄發字以致凶是為字信之窮  
○九二貞吉  
○二乾之至君子之領袖豈可以不正處壯哉必貞乃得吉  
○此所謂以禮提躬善維其壯者與楊敬仲曰不用其壯故  
○九二不言壯惟言貞貞正也由正道而行爾不置毫髮已  
○松為故吉

周易  
卷一  
天  
十  
石

貞即是貞

趙汝棋曰二之能正非但以剛居柔謂其居下卦之中也壯而得中此所謂利貞也聖人於陰陽消長之故一陰言女壯先事而慮以曉天下也今壯在四陽宜可為君子幸而諸爻多戒勉之辭唯二以得正而吉非抑之也愛之也愛之以養其壯乃無躁決之失然後陰小不得乘剛窺隙而剛之為壯無窮也

此角趾形  
亦可謂獨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心無偏倚之謂中只在不恃其壯上見之當大壯之時處得中道即此是正因中求正之說不必泥韓求仲曰九二何以貞吉也蓋由二而上三則羸其角矣由二而下初則壯於趾矣二也上不在角下不在趾而居其中者不偏不倚不激不隨之謂也庶幾裁初二之過於始而補初三之敗於終者歟故曰貞吉也

附蘇子瞻曰初九以觸陽凶九三以觸陰厲皆失中者九二之於五也進不觸之退不助之安貞而已中也



看者非

豕羊二句  
豕是負屬

豕羊說更  
豕一步看  
豕字奴

豕羊說更  
豕一步看  
豕字奴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豕羊觸藩羸其角  
按大壯以不用壯為貞九三乃重剛不中過於剛而果於  
自用是在小人者止抱不平之氣有不勝其忿忿疾視之  
狀方用壯以逞也而君子者顧乃恃我之壯蔑視小人以  
為無能為而用罔焉雖其志在裁抑小人原非為邪然以  
用罔處之亦危道也蓋小人陰藏機械方設藩籬以自固  
而君子乘之以好剛直前之氣如豕羊之觸藩然則剛而  
必折進而必摧逼以中小人之奸而厚其毒耳然則君子  
亦何取於用罔為哉洪覺山曰義理之強無所用其強用  
則為強暴為威猛為無禮之勇是壯未為病用之斯病也

姚承菴曰君子用罔不是全違義理義理上着一毫意見  
不得纔着一毫輕忽之意便是容氣便是罔蔡淵曰用壯  
無禮之勇也用罔不慮之決也

諸解附

陸庸成曰大壯之壯本屬君子而反為小人所用者以  
君子之用罔有以授之柄也太恃壯者小人將乘而用  
焉故君子自謂用壯不知我之壯已為小人用而我所  
用乃罔也非壯也罔無也壯反用於小人故無

豕羊說更  
豕一步看  
豕字奴

此說看貞  
為更妙

別傳曰：壯即卦名，壯字用。君子之壯也，所謂包戒。承我美我於股掌之上也。然惟自有其壯，小人始得用。我若君子，不自有其壯，彼又安得而用之？故聖人特著貞厲之戒。若曰：不可自恃其貞，而以易心處之也。此時而輕為之觸，必至羸角矣。如之何？可勿貞如之，何可弗厲。石介曰：壯惟小人用之，君子則否。罔無也。壯而以無用之貞之道也。

此說看小  
用於句

李宏甫曰：此卦唯九四當剝動之爻，乃九三雖曰與震為隣，然有藩尚在其前，可徒觸乎？三唯過剝不中，直用其壯，故聖人曰：此小人之事焉。有君子而可如此，夫君子當壯之時，但知其為正也，是故可以壯，不可以用壯。若用壯，則雖貞亦厲象。觸藩而羸角矣。角徒羸而藩終不可決，非罔而何。

此說看觸  
藩妙

楊誠齋曰：九三強之極也，其強可以果於勿用，不可以果於用。故聖人戒之曰：用之則為小人，勿用則為君子。小人如執焉，喜於鬪而粗於勝，喜於鬪故技止一觸之。勇粗於勝，故怒及無心之藩，然藩無心而能係角，易往而難反。終羸累其角而浚已，雖貞亦厲。深明用壯之不可。

周易卷之...

卷之...

十六

石鏡

落指四止  
與本義合  
所謂三前  
有四猶有  
葉馬是也

君子小人  
俱指九三  
處謂以壯  
待小人而  
變也

可也

鄭孩如曰夫九四者衆陽之藩也一以防陰使之不得入而致螫於陽一以閑陽禁其輕進不使其決而陷於小人之阱群陽之所以壯者以九四之藩在焉三獨觸其藩而往不合衆君子之力其罔視小人甚矣安得不羸其角○三而觸藩君子已自相戾矣何以擊小人○馮文所曰四之藩陰為藩也三之藩陽為藩也以陽觸陰則決以陽觸陽則羸也君子方攻小人而復自相矛盾則勢不合而功不成也三之志非不正也道則未盡也其待小人也以壯陵之而欲據其上其待君子也以網羅之而使出其下故不特小人叛之而君子亦且離之進無所與則為羝羊之羸角也

附兌為羊故易辭以羊係者皆兌爻也大壯則全體似兌羊質柔而性躁喜於抵觸三爻曰羝羊觸藩正以上六言見小人用戎之壯以相抵觸君子不可不以貞厲處之耳羸其角止即上六不能退不能遂象也若指九三為羊則將謂君子抵觸小人義與象兩失之矣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周易乾乾

卷十一

十一

石鏡

潘雪松曰：小人用壯，無足恠者。君子而亦用罔，所愈幾何？此有深惜君子使知所做之意。鄭孩如曰：小人之用壯，以君子之罔之也。蔑之，以為不足戒，而輕與之角。小人將盡力於我矣，蜂蠆有毒而可輕乎？

趙汝楫曰：聖人慮後世疑爻辭，兩用字為君子，小人皆有所用也。故特去其一，蓋君子以不用為壯也。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此爻全重一貞字，貞只是不恃其壯意。唐凝菴曰：四本動主，當健浚而動，得動之正矣。故曰貞吉，二僅得健之正，四合健動而為壯，蓋從容以進，必無失錯。悔亦為之亡矣。藩決二句，正是吉悔亡之象。云藩決，蓋群邪退聽而莫吾阻也。壯與有積中不敗之善，陽故稱大也。乾輿本可以行，又有震力助之，若輿之有輹矣。以此大輿之輹行，此決藩之塗，更何所阻？按卦以剛動得名，九四震主，所以動者，故此爻為成卦之主也。於諸爻中，最得力。輹與輻同，語云三十六輹共一轂，衆賢合力之象。張中溪曰：四以上則震為大塗，群羊並驅而前，無羸困之患。輿之行全在輹，輹壯則大輿由大塗而往，四陽上進，將為夫之決乾之純矣。

潘雪松則此  
建甚便兩  
象微異

此爻為成卦之主也。於諸爻中，最得力。輹與輻同，語云三十六輹共一轂，衆賢合力之象。張中溪曰：四以上則震為大塗，群羊並驅而前，無羸困之患。輿之行全在輹，輹壯則大輿由大塗而往，四陽上進，將為夫之決乾之純矣。

○象曰藩决不羸尚往也

唐凝菴曰四居震動之位故以往為尚夫至四然後尚往

蓋乾健震動相配而往也則前此之不當往明矣尚往全

在能貞上來趙汝楫曰羸角則尼吾行藩決則尚於往積

四陽之壯至是而後遂剛其可妄動乎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私敬承曰羊群行而喜觸諸陽並進之象也三剛而元六

柔而躁是以有羊觸藩之悔六五柔居尊位以柔道待之

是人皆為藩以禦羊而已忽然不覺其無也有藩者羸其

角羊喪則不羸矣羸角者無攸利不羸則無悔矣然僅曰

無悔已耳其如剛德之壯何也

楊萬里曰六五當衆陽盛強於下之時乃能使衆陽帖

然而自喪者正以柔順和易之德而調伏之也故無悔

然則六五之才雖與位不相當乃所以為相當也德踰

於位位踰於才故也

附鄭孩如曰下四陽皆羊也六五者群羊之所欲觸者

也○以和易處之而不與敵五不為藩羊將誰觸者壯無

所施矣是為喪羊於易聖人蓋教小人遜君子也象曰

石鏡

卷易字水  
義作容出  
之易程  
作和易之

磅五上二  
交皆小人  
如舊說反  
為君子矣  
與卦義悖  
鄭說可參

周易說卦

卷十一

十九

山房

位不當。明其小人而據君子之上。固宜避位以讓賢者。不可與抗也。

附項平菴曰：四之所決，即九三所觸之藩。五之所喪，即上六不退之羊。三以剛居剛，故貞則有厲。四以剛居柔，故貞則有吉。此貞厲吉之辨也。大壯四五易位而喪其

根，故無悔。旅五上易位而喪其順，故凶。此又牛與羊之辨也。

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位當每傷於所恃。位不當，明其無壯可恃也。

附傳曰：所以必用柔和者，以陰柔居尊位故也。若以陽剛

中正得尊位，則下無壯矣。以六五位不當也。故設喪羊於

易之義，然大率治壯不可用剛。夫若臣上下之勢不相侔，苟君之權足以制乎下，則雖有強壯，感之人不足謂

道不可剛也。人君之勢有所不足，然後謂之治壯。故治壯之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壯終動，極志則壯矣。然其質本柔而才弱，才不足以濟志，進退而失其據，猶羝羊觸藩，既不能退，又不能遂，重不能

若治壯  
解位不當  
明所以必  
用和柔之  
故作推原

周易說卦

卷十一

十九

石鏡

遂一邊必艱而後言。艱其不能詳審於始也。朱子曰畢竟  
有可進之理。但必艱始言耳。而不能俱從觸字來。聖人為  
世之喜觸者皆起於易心之萌。故特著其辭若此。洪覺山  
曰不詳審於進退之始。及其無據而後知艱焉。其亦壯極  
則變也哉。

江化昭曰三四五上皆取象於羊。言相角也。然彼之所  
持者正而此之所執者偏。五喪於易四已決其藩矣。上  
猶與之角而不下。何哉。故示之以艱艱者何進不能遂  
不如退者之為幾也。

解意言曰羝羊九三也。其觸藩而與上六為敵。罔而眇  
之氣不得下。豈肯退哉。然其違四獨進不與眾君子合  
力。故上六得以用其壯而與之角。三亦不能以遂其進  
也。雖然。陽既當時。上與三抗。非上之利也。惟知其艱而  
避之。庶可殺君子之怒而免於禍吉。  
附蘇子瞻曰。自三言之。三不應觸上之藩。自上言之。上  
不應羸三之角。二者皆不計其後。而果於發者。三之觸  
我。我既已罔之矣。方其前不得遂而退不得釋也。豈獨  
羊之患。雖我則何病如之。且未有羊羸角而藩不壞者。

周易卷之九  
山房

也故無攸利。物之為不利也。則以知難而避之。則吉。

李宏甫曰。上六與三為應。聖人曰。羝羊觸藩。在本爻。則

不免有用壯之存。而在正應。則當詳察其羸角之艱。會

合之難。決不宜使之不能退。不能遂。徒往而無所利。而

終身長抱用壯之咎也。蓋歷四與五。而後得遇其艱。如

此信矣哉。大聖之難遇也。雖曰戒其用壯。斷以利貞。豈

知為人上者。固宜廣開眾止之門。不可令其羸角哉。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偈不詳。字見艱。只是詳。詳者。此心自審之悉。無踈畧也。

凡人處事。以為易。則不詳。以為艱。則詳矣。上六既以不詳

而致咎。則當務詳。以免於咎。不詳。是壯時病痛。艱。是處壯

對症之藥。

附叔正曰。大壯之五。比上。夬之五。比上。所謂憂在腹心。

下之諸臣。宜用艱危也。小人深謀。而難測。君子直道。而

多踈。故常受反噬之禍。而憂及宗社。故壯夬多危詞。

論陸庸成曰。大者壯也。故四陽有壯。五上無壯。大者正也。

故四陽有貞。五上無貞。然初不言貞。壯之累也。二不言壯。

貞之全也。



處身言為

王輔嗣曰大壯未有違謙越禮能全其壯者也故陽爻皆

以處陰位為美用壯處謙壯乃全也

質卿曰大壯陽盛長也此乃時之值其盛時既值其盛此

外別無巧法但利貞為第一義

邵二泉曰大者壯也壯之體大者正也壯之道正不離大

道不離氣也君子勉於正則大在其中矣故曰以直養而

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

房陵氏曰陽壯之日正君子有為之時也然貞也者壯之

坊也中也者貞之幹也禮也者中正之則也故壯以剛動

得名而至其所以剛則又不在勝人而在自勝始知天德

之剛原不涉一毫意氣世乃有自恃其壯而輕一擊者猶

之非時而震之雷其氣洩矣何以固其神而合德天地也

哉

劉石閣曰陽四而為大壯其不取於速壯可知也陽五

一而為夬其不取於速夬可知也故壯夬之初聖人皆以

凶著戒止慮未壯而壯未夬而夬也聖人無時無處不

以潛為義故其知幾也微其致用也妙夫如是而後可

以壯可以夬自此義不明而潛德遂缺後之君子輕用

周易

卷十一

壯

石鏡

其名義以與小人為讐。其不至於凶。國喪身者幾希。錢國端曰。遯之上三爻皆以遯為貞。惟三可畜二柔為臣妾。以一體合止之故。壯之下三爻皆以貞為利。惟四可輟二柔為大興。以一體合動之故。主君之權在戒。乃所以成其時行運轉之軸。在我。乃所以成其剛動。人情難退。用黃牛以固志。曰嘉曰肥。歆焉。高易退之節。人情好進。危幾羊以勗貞。曰羸曰艱。惕焉。昭難進之義。

三三離坤下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錫馬一句  
物重三  
接上

解康侯二  
字極是

張中溪曰。當晉之時。大明在上。而下體皆同德順附。有君明。臣順。諸侯承王之象。治進而盛。濟一世於康寧之域。侯之力也。侯以和順得眾之績。上通乎天子。天子亦以柔中之德比而親之。不惟錫馬蕃庶。見錫予之厚。而止晝。盛明之際。乃三接其臣。尤見親禮之至也。○按用字作虛字看。如云康侯承此於天子也。若據徐進齋說。則是諸侯有安民之功。故用此以受大君之寵禮。用字又作實字解。總重侯上。不重天王報功。胡雲峰曰。明君在上下。以柔順進而承之。所謂康侯也。康

胡雲峰曰

卷一

十三

山房

侯治安之侯非以功侯也。下之務進者易生事以微寵。今多受大賜而顯被親禮者惟治安之侯。其所以為大明之時乎。康侯二字。宜可玩。蓋時當明盛。生事邀功者不之矣。而王朝所寵遇者。惟是以安民者居上。功明不欲以多事擾天下也。故君以柔道致治。而臣以順德承之。明良一心。上不以長駕遠馭。逞其才。下不以好大喜功。開其隙。安靜以養和平之福。世道亦幸矣哉。

附按：屯。豫。言侯以震。晉。言侯以坤。坤有土。有民。有安之象。錫馬蕃庶。坤為牝馬。為衆之象。畫日三接。離為日。為中虛之象。或曰：馬與畫日。離午象。蕃庶。坤為文。為衆之象。朱漢上曰：周人校人。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凡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錫馬蕃庶也。大行人公之禮。三享三問。三勞。畫日三接也。

象曰：晉進也。大有明在天上。其明最盛。晉明出地上。其明方新。有進之義。

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畫日三接也。

周易說經

明出地上。以世道言。賞罰清明之時也。順而農乎大明。所謂小心翼翼。以事一人者。重在順字。順故能忠貞而效職。柔進上行。重柔字。上行止表其為君耳。柔故能虛心而禮賢。胡雲峰曰。康侯非順者。不能錫馬。三接非君之大明而柔者。不能提起一二字。卦詞盡可見矣。

明出地上句。崔憬曰。日從地出而升於天。故曰明出地上。坤地道也。日君德也。火在天上。中天之日。明出地上。初出之日。順而農乎大明句。

按此句順字。固重。然提出大明二字。正見事英明之主。不可不竭忠貞。以自效。其所為順。農者。何衆建諸侯。所以為民也。康侯以安民見功。其所以奉行明君之德。意者至矣。此其所為順。農也。

附薛畏齋曰。日陽精而質陰。陰承陽以升其光。無所不照。而中虛一無所有。見其農而不知其所以農也。其明不可測。故曰大明也。錢國端曰。睽以說。農明旅以止。農明止言明。晉以順。農明合萬國之順。以順。農一人之明。明以順。農而益見其大。是以特謂之大明。

周易卷之六 卷十一 卷十二 卷十三 卷十四 卷十五 卷十六 卷十七 卷十八 卷十九 卷二十 卷二十一 卷二十二 卷二十三 卷二十四 卷二十五 卷二十六 卷二十七 卷二十八 卷二十九 卷三十 卷三十一 卷三十二 卷三十三 卷三十四 卷三十五 卷三十六 卷三十七 卷三十八 卷三十九 卷四十 卷四十一 卷四十二 卷四十三 卷四十四 卷四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七 卷四十八 卷四十九 卷五十 卷五十一 卷五十二 卷五十三 卷五十四 卷五十五 卷五十六 卷五十七 卷五十八 卷五十九 卷六十 卷六十一 卷六十二 卷六十三 卷六十四 卷六十五 卷六十六 卷六十七 卷六十八 卷六十九 卷七十 卷七十一 卷七十二 卷七十三 卷七十四 卷七十五 卷七十六 卷七十七 卷七十八 卷七十九 卷八十 卷八十一 卷八十二 卷八十三 卷八十四 卷八十五 卷八十六 卷八十七 卷八十八 卷八十九 卷九十 卷九十一 卷九十二 卷九十三 卷九十四 卷九十五 卷九十六 卷九十七 卷九十八 卷九十九 卷一百

明字

看廣明去  
道俱有眼

按此解處  
明與上行  
一意互發

象曰

卷一

六

山房

柔進而上行句

○鄭○孩○如○曰○臣○欲○見○功○利○於○君○之○明○故○離○有○順○德○而○尤○以○  
○麗○明○為○善○若○夫○君○之○待○臣○却○不○喜○於○自○有○其○明○也○自○有○  
○其○明○則○莫○裁○太○露○而○謙○冲○之○意○少○矣○曰○柔○進○上○行○者○非○  
○純○柔○也○明○韜○於○柔○也○  
○附○易○述○曰○晉○以○離○為○君○坤○為○臣○坤○順○故○能○忠○貞○以○自○效○  
○離○明○故○順○者○得○附○盛○之○輝○光○柔○指○坤○之○六○三○柔○進○至○三○  
○出○地○上○而○親○附○離○日○也○非○明○則○柔○順○者○不○得○進○非○進○而○  
○上○行○不○得○謂○之○麗○乎○大○明○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徐○進○齋○曰○日○出○地○則○明○入○地○則○晦○日○之○明○本○無○增○損○也○蔽○  
○與○不○蔽○之○間○耳○君○子○觀○明○出○地○上○之○象○悟○性○分○之○本○明○故○  
○以○之○自○昭○其○明○德○矣○  
○充○拓○非○自○也○靠○意○見○窺○測○非○自○也○吾○德○本○明○吾○自○昭○之○而○  
○已○非○有○待○於○外○也○潘○雪○松○曰○自○強○不○息○我○用○我○之○強○自○昭○  
○明○德○我○用○我○之○明○易○大○象○惟○乾○與○晉○以○自○言○之○至○徒○莫○如○  
○天○故○君○子○以○之○自○強○至○明○莫○如○日○故○君○子○以○之○自○昭○程○敬○  
○承○曰○自○昭○明○德○有○日○新○又○新○之○意○即○光○四○表○格○上○下○總○是○

周易

卷一

六

石鏡

自昭之極功

鄭玄曰地雖生萬物日出於上其功乃著故君子法之而○以○明○自○昭○其○德○易○秋○曰○此○即○克○明○峻○德○也○而○作○新○民○之○道○具○是○矣○故○以○為○晉○之○象○也○揚○誠○齋○曰○昭○曰○自○昭○自○用○其○力○以○榮○之○故○日○出○如○躍○昭○德○如○濯○按○昭○字○不○宜○以○明○字○代○把○明○德○光○顯○出○來○的○意○思○格○致○齊○治○皆○包○在○內○其○中○皆○有○漸○進○工○夫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初居晉下晉之始也而上應竊位之九四欲進見摧未免

易喪其所守故戒以守正則吉謂守正終必見信於上得遂其進也然此論其常設守正而猶不見信亦當以寬裕處之庶可免躁妄之咎耳苟欲進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其守則悻悻以傷於義矣皆有咎也何以成其為貞哉胡雲峯曰摧如在彼而吾不可以不正罔孚在人而吾不可以不裕貞與裕皆戒詞也  
彥陵氏曰貞只是以道自重不干進之意貞所以自持非以求信於人若因人之不信而生一躁急之念則并其貞而非矣故既曰貞吉又曰裕無咎裕正所以成其貞也姚

承養曰君子識得此裕字息多少躁妄之心養多少道義

二知字

易筌曰晉如權如要玩二如字晉如者不遽進也其欲進而進若不以權抑之者總是形容君子難進之象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老陵氏曰獨行正諸說俱作戒辭如云晉如雖摧如矣却

不可因權而失其正非也此正是原他所以見權之故喚

醒他大凡君子處世枉已易合直道難容舉世俱隨波逐

流而我獨欲以正行世上如何容得你可見惟正所以見

權又安可因權而自失其正語意方貫把未受命句一看

方知此象正與爻互相發明○傳曰聖人恐後之人不達

寬裕之義故以未受命釋之若有官守不信於上而失其

職一日不可居也張雨若曰裕本是好字若說居官不可

裕則把裕字看做曠廢字樣恐未妥須云未受官守之命

則以貞自守而不汲汲於求進正其所宜也否則屈已甚

矣咎其能免乎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又與介福  
連言字解

貞即在愁  
如上見之

按權如與愁如不同。權自人阻愁由我生。然愁亦非怨尤也。憂道之不得行也。孟子不豫色時。却有多少愁在此。貞字亦與初少異。所謂不階左右。以先容是也。受享要者。我能自守其貞。則君之寵任。方承受得起。受茲介福。正是貞吉。虞程敬承曰。六五大明之君。而曰王母者。何不用明。而用柔柔。而以順虞之交。享之極。故親之。而云母耳。福錫自玉。受自我。豈俾得哉。

楊誠齋曰。六二以柔順之德。逢文明之君。當身進之位。以進為憂。而不以進為喜。貞若此。可謂得吉矣。可以受庶馬三接之大福於君矣。王母君之柔中者也。六五是也。唐凝菴曰。四據近君之地。有君滅君之明者。順德之。臣自然執志競業焉。得不愁。別王輔嗣曰。進而無應。其德不昭。故曰晉如。愁如履順。而正不以無應。而回其志。處晦能致其誠者也。得正之吉也。母者處內而成德者也。立誠於闇。闇亦應之。故初愁如履貞。不回則乃受茲大福於其王母也。介助福者。天之所助。故曰介福。餘胡仲虎曰。人進退不可象。自心初有應。宜可進也。

周  
卷十一  
山房



欲進見權。二無應。若可愁也。而不受福。王母惟不失在。者貞則一也。質脚曰。大抵仕進。不要太銳。不要太順。推有愁。皆是好事。

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原其所自受也。傳曰。中正之道。久而愈彰。

六三衆允悔亡

李卓吾曰。三居順極。可以進矣。然猶不肯遽進。必衆允之。然後進。亦以進為悔機。恐其未免於悔也。經釋曰。初二貞反之身也。三衆允。徵之人也。即貞非衆允而誰其與之。

薛畏齋曰。三居下之上。無應於五。維持左右者。無其人。宜有悔矣。此說得之。

傳曰。三不中正。宜有悔者。而三在順體之上。順之極也。三陰皆順上者也。是三之順上。與衆同志。衆所允從。其悔所以亡也。或曰。不由中正。而與衆同欲。得為善乎。曰。順上之大明。豈有不善也。曰。悔亡。蓋亡其不中正之失矣。古人曰。謀從衆。則合天心。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周易卷之... 四一 石鏡

之作向上  
之上者

據此說則  
豕所謂上  
者者不宜  
藉五說

姚承菴曰君子進德修業惟此志之立而已三志上行則  
此心向上其進儉者力而卓有可觀者所以眾先而悔亡  
附張中溪曰明出地上猶有權如慈如者柔進上行之義  
未倫也初無咎二受福三象曰志上行則進而麗於大明  
矣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鼫鼠之喻曲盡鄙夫情狀小人而據高位患得患失之心  
原自如此雖貞亦厲甚危之之詞程敬承曰四無貞以進  
而固為貞或曰以此人而晉高位其為正人之害可勝道

與常異  
子而解

哉故曰貞厲

許慎說文曰鼫五技鼠能飛不能過屋能緣不能窮木  
能遊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荀子曰鼫  
鼠五技而窮張中溪曰詩以鼫鼠刺貪此之鼫鼠象其貪  
於進也

胡雲峰曰解以陰居陽者象狐晉以陽居陰者象鼠狐性  
疑解當去其疑鼠性貪晉當去其貪取象各有攸當况晉  
書也鼠亦晝伏非能以晝進者九四不中不止以竊高位  
又畏大明之君而不敢進故有此象陳明卿曰貪而畏人

周易說

卷十一

四上

石鏡

猶愈於無忌憚以濟其貪者

象曰鼯鼠貞厲位不當也

王童溪曰當柔進之時九四獨以剛進故進之義於貞為屬於位為不當呂涇野曰位不當已之德佳也適足以濟其貪耳詩云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附張慎甫曰初之摧二之愁由九四鼯鼠竊據君側以

阻坤陰之進也夫六五固大明之君也且不免釜鬻之隔况君非六五其為患可勝道哉此帝堯所以重珍夫

護說而大學所以致嚴於放流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以陰居陽原非純德之主宜有悔矣但晉道用柔而六五

柔德宅尊為離明主諸柔皆進而順附故其悔可亡然英

明之主每多喜功承平之時易生好大故又戒以失得勿

恤斯吉无不利彥陵氏曰既云失得勿恤矣又曰往吉無

不利無乃以鼓動人主乎不知此正所以破英主之惑也

蓋英主所以庸心於失得者專是好大喜功耳孰知惟不

計失得乃所以無不得則何必計功謀利為也

諸解附

易筮曰六五為離明之主諸爻皆進而上行以相附麗何悔之有諸爻來麗為得上在卦外為失五大明於天無所不容無漢屑屑然得失之恤斯往吉無不利蔡子木曰晉之六五主賢人之進者也其曰失得勿恤者正心以正朝廷也人君不以功利失得為心則窺意向談功利而進者寡矣中心無為以守至正者主晉之則也

楊誠齋曰六五柔華也宜不立者也而聖人斷然許之以悔亡以勿恤以往吉無不利又勸之以往則有慶且

夫悔則亡矣六五慶矣恤則勿恤矣六五又慶也往則吉矣六五又慶也往則無不利矣六五又慶也是四慶者他卦或得其一二已為卦之盛今六五柔主曷為能兼此四慶而有之曰主德尚剛惟晉之一卦主德不尚剛蓋晉之主德如日之出地此朝日也天下已服其明矣初出之朝日而遽若方中之烈日天下其不早燬矚死矣乎惟柔故明而不虐燭而不察淑而不烈蓋日之為明朝則升中則傾君之為明柔則容剛則窮六五晉之盛明之主也宜其福之盛也孰謂柔而不立哉

朝日之喻  
甚妙  
可作古文

周易

卷十一

四

石鏡

蘇紫溪曰此一文正是明德學問悔小疵也在以陰居陽上見然當大明中天之時靈覺內照其悔可亡矣顧明德本體原潔淨精微稍參以計較之私其累不小故又設失得勿恤之戒往吉無不利即明明德於天下之效也

傳曰下既同德順附當惟誠委任盡衆人之才通天下之志勿復自任其明恤其失得如此而往則吉無不利六五大明之君不患其不能明照患其用明之過而至於察故以失得勿恤戒

順之

辨袁了凡曰五本明體而居不正當晉盛之時挾長駕遠馭之意功利之私恐所不免這便是他有悔處以其明而得中故又戒他失得勿恤能勿恤就是亡悔處本義下皆順澁句不必泥

陸庸成曰凡先言悔亡者則所以悔亡在下文如睽之五爻正與晉五爻類蓋五之悔全由恤失得之心來能勿恤則心體光明矣故小象之往有慶專承勿恤言也况五本為明體惟以六居五故純其心則為體陽而用陰雜其心則為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此王霸之辨

一種有慶明  
明德於天  
下之效

象曰

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彥陵氏曰往有慶是解吉無不利然不徒曰有慶而必加

一往字謂本此失得勿恤之心以往也夫萬方之慶乃在

主心之純與不純嗚呼嚴矣

附鄭孩如曰六五柔順虛中委心於康國之侯居晦以御

明不自用而任人得聰明之實即有小失固無傷於明而

反以養博太渾厚之氣故曰往有慶也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附剛進之極是貪名位不止的人此道無適而可惟當用

以伐六邑伐邑就已私說克已甚難故云厲極剛可以

勝私不至從欲惟危故吉且無咎然不能防欲於未萌而

欲制私於已發雖得其正亦不免於吝矣况溺而不救縱

而忘返乎正要見已私不可不伐之意

諸解附

王輔嗣曰處進之極過明之中明將夷焉已在乎角而

猶進之非亢而何夫失道化無為之事必須次伐然後

服邑危乃得吉吉乃無咎用斯為正亦已賤矣

傳曰剛極則有強猛之過進極則有躁急之失以剛而

剛

一

四六

石鏡

按此解維  
用句讀維  
屬吉與貞  
各作兩開  
讀此小象  
有極確

極於進失中之甚也無所用而可維獨用於伐邑則雖  
厲而吉且無咎出征者治外也伐邑者治內也人之自  
治剛極則守道愈固進極則遷善愈速如上九者以之  
自治則雖傷於厲而吉且無咎也然極於剛進終非安  
和之道復云貞吝以盡其義

誠齋曰上九以剛明之資進而至於角明極者必窮物  
剛極者必觸物故不勝其剛而無所用之動輒以意氣  
加人聖人於此以為若不用剛明而有自危之心尚可  
許其吉而無咎或挾其剛明而自以為貞則為吝而已

矣○厲何以反吉無咎貞何以反吝此解得之  
蘇紫溪曰上九失其柔順之道未能渾然不露圭角故  
有晉其角之象伐邑二字以告自邑之意推之猶言自  
治也既有圭角即着實切磋琢磨自伐其氣質之偏而  
兢兢危厲庶可以吉而無咎如自以為貞而執之不變  
安免於吝乎道未光正與大明相反天理明淨則氣質  
消融一有圭角之累便非光明本體此所以必伐而去  
之也

周易卷之... 別傳曰晉明照天下而維伐邑之用以此為正亦羞吝

矣。坤邑象。坤能蔽明。亦所當伐。初之罔孚。至三而衆允。則無不孚矣。順之至也。五之勿恤。至上而伐邑。則有恤矣。明之過也。

附代邑。錢國端曰。離上出征。曰王用。四突之侵迫者重。

明之五。故本五命。而特繫之。王繫之。征晉上伐邑。曰維。

用四。龜之權抑者。衆康侯之進。故本衆心。而共謂之。維。

謂之。伐王用。征折首。獲醜。止以天下。維用。伐罪。止邑之。

為龜者。離上。唯明。咸寅。奉曰。出晉上。唯國。是總。持曰。維。

倘始無上角。無以。捉方。字之。羸。承。晉無上角。無以。清已。

進之。社。龜。按。伐。邑。主。清。城。社。說。亦。本。之。蘇。子。瞻。四。與。

上。同。體。故。曰。邑。邑。者。龜。鼠。所。據。投。近。明。之。龜。其。事。危。寬。

明。若。之。恤。其。義。吉。

○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姚承菴曰。以極剛治其私。終屬強制。而非質任自然者。蓋。

力。以。遏。抑。於。其。外。猶。有。隱。伏。於。其。中。內。外。未。為。瑩。徹。於。自。

昭。明。德。大。殊。故。曰。未。光。

附楊龜山曰。非日中之時。剛上窮而不足以照天下。道。

未光也。故維用伐邑而已。若夫道足以照天下。無思不。

易經卷之八 未光也 故維用伐邑而已 若夫道足以照天下 無思不



服矣。尚何代邑之有。鄭申甫曰。晉角者。日少斜而向隅也。夫日之角而斜也。固亦有。不孔嵌岩幽隱之處。被其輝射者。笑然而稱日之明者。必曰。日中而以過中為明之向盡也。故曰。道未光。喻氏曰。德具離明。虛極大智。隱惡揚善。失得弗恤。毋論貞順之康侯。錫馬畫棊。有嘉無已。即有馮城倚社。跳梁於日中之下者。亦知。駕生無不承休。雖怙終罔宥。然邑吾之邑也。維用伐邑。正其不正。以歸於正。卒不忍棄之。照臨之外。而以未光終也。此之謂大智。此之謂以柔道。

致治其斯以為晉乎。

論陸庸成曰。處遜惡後。故尾者厲。處晉惡先。故上者厲。當晉之時。聖人最喜用柔。而不用剛。故四陰吉。悔亡。二陽厲。且吝。何也。剛則競進。故臣道貴順。君道貴柔也。蘇紫溪曰。人心之有德。猶天之有日也。陽精之曜。不以重淵而息其光。本體之虛。不以沉晦而迷其鑒。故未進則切磋。以求其進。即自邑之伐。不以為勞。已進則舒徐以俟其進。即得失相仍。不以為恤。至於進進不已。而齊治均平。一以貫之。此正明明德於天下之效。

周易

卷十一

坤

石鏡

程敬承曰用壯非壯故大壯以四爻為主不極剛乃壯也  
急進不進故晉以三爻為主衆允之乃進也非禮弗履壯  
以理之自勝耳自昭明德進以學之自明耳故二卦之道  
莫先自治

趙汝楨曰卦以柔進得名然初極下二猶在地皆欲進  
而未○能○至○三○始○出○地○上○率○衆○柔○與○之○俱○進○晉○之○為○晉○六  
三○當○之○五○為○接○柔○之○主○四○以○剛○居○下○以○畏○伏○如○鼠○為○正  
上○以○剛○居○外○不○得○不○伐○以○正○之○此○六○爻○之○情○也  
易說曰下之附上貴在於正上之接下戒在於貪初之

推如能自抑而進不競者也二之然如能自慎而進不  
驟者也三之衆允能推誠而不獨進者也四居明之下  
故有所忌五居明之中故無所恤上居明之極故有所  
伐皆戒貪也七之附上意於求其信非正也上之進士  
意於求其附則貪也

三三三  
三三三  
坤離  
上下

○明夷利艱貞  
日之明為地所掩是君子之道為陰邪所傷故為明夷君  
子之處患難縲離不得個正道但時當明夷雖欲自遂其

周易

卷十一

五十一

石鏡

貞而不可得。故須艱難以守正。艱貞連綿說貞在艱內。隱忍委曲以自靖。自獻著一此直遂不得。是為艱難之貞。姚承菴曰。顯其明以佐聖神之君。此是直遂之貞。遇非其主。不得已而晦其明。委曲以存正道。此是艱難之貞。艱貞二字。是艱難以行之貞。非艱難以行其貞也。要分曉。張婁東曰。貞則晦其明是也。加一艱字。人之明出而揚之。則順反而艱之。則逆。故必艱始得貞也。

委廷善曰。土掩日光為明夷。即星家日食之說。不以晝夜之常運言。邵子曰。日入地中。構精之象。

參唐凝菴曰。離坤之體正。則土但晦明明終自在。一轉即可為晝。而離坤之體仍全。一不得其正。則天地易位。萬古如長夜矣。故必艱難以守之。則離正其離坤正其坤。如日之夕。不至於傷而息耳。陳明卿曰。艱者正以心之難處言也。守貞於晉之時。易守貞於明夷之時。艱孔穎達曰。時雖至暗。不可隨世傾邪。宜艱難堅固。守其貞正之德。故利在艱貞。象曰。明入地中。明夷。日之明。豈有時虧損。但出地則明。入地則晦。故以晦為夷。

周易言終  
卷之十一  
五十一  
小房

以世道言

附。喻。氏。曰。明。夷。者。明。入。地。中。非。明。滅。地。中。也。明。入。地。中。則。因。其。不。息。而。不。息。之。君。子。轉。晦。為。明。之。道。也。

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

此節只說得個明而見傷為明夷之義不是文王用斯道

以處明夷也內文明明在內也外柔順以蒙大難妙正在

蒙字蒙者明之反不用明乃蒙也大難曰蒙有許多韜晦

善藏之意在文王以之只是見有德而遇難所以為明夷

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晦其明也句語意承上起下內難句方入六五爻義明且

見傷豈容自露其明一晦字多少艱苦心事內難猶云家

難見宗臣無可舍去之義正其志謂行不得自遂而志未

嘗不正也何謂志忠君愛國之心是也晦明而明在內這

便是止其志舉箕子以為艱貞者法姚承菴曰晦其明正

其志何別人臣惟此明德耳本此明德顯行於其外志與

行罔有不正者其常也不得已而晦其明如箕子之樣狂

暗黷汚濁於其外其變也然其中却持之以正以俟其君

此二節不  
重在文王  
箕子身上  
只是把兩  
字做個樣

周易言終  
卷之十一  
五十一  
小房

惟晦其明  
者乃能正  
其志

之悔悟是晦其明所以止其志也無兩層

正志彥陵氏曰利艱貞如何說晦其明大凡昏主在上

昏憤憤過了日子一明白便要去挽回一挽回便失於

矯激直遂及至做不來時節却又說吾力已竭無可奈

何把忠君愛國的念頭都改了故晦其明者止忠臣萬

分委曲萬分不得已之至情即此便是正其志故曰利

艱貞艱貞曰晦明而明在內即志之正能正能字最重大

凡內難較大難更難處此必非逞才智露圭角者所能

圖維時事已日非矣諫之不可直直的以正道持之又

做不去所恃默默周旋獨有此志耳志在內者也此志

用之甚苦委委曲曲千難萬難以守此志所以謂之艱

貞

內難大張幻于曰大難關天下之難內難一家難也處

義者歎於外順處恩者忌於內

文王箕子李東一曰文王之蒙難從容調劑之功施在君

箕子之正志艱難正固之守重在身然箕子之艱更有

周易卷之九  
艱貞  
石鏡

其於文王者。文王內明外順。終身不改其事。殷之節而  
 已矣。其不可為者。以付之天命。若箕子則以殷祚必延  
 為志也。殺身無益。而又無可去之義。生有重於死。故其  
 所處更難。須知其晦以自全。處正其忠於為君處。  
 附胡雲峰曰。姜里演易處之甚從容。可以見文王之德。  
 餘胡雲峰曰。姜里演易處之甚從容。可以見文王之德。  
 祥狂受辱。處之甚艱難。可以見箕子之志。然此一時也。  
 文王因伏羲河圖而演易。箕子本神禹洛書而叙疇。聖  
 賢之處患難。自繫斯文之會。蓋有天意存焉。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眾用晦而明。

傳曰。明所以照。君子無所不照。然用明之過。則傷於察。太  
 察則盡事。而無含弘之度。故君子觀明入地中之象。於蒞  
 眾也。不極其明察。而用晦。然後能容物。和眾。眾親而安。是  
 用晦乃所以為明也。若自任其明。無所不察。則已不勝其  
 忿疾。而無寬厚含容之德。人情睽疑而不安。夫蒞眾之道。  
 適所以為不明也。古之聖人。設前旒。屏樹者。不欲明之盡  
 乎隱也。  
 按用晦而明。不是晦其明。亦不是用晦。又要明。又不是以  
 晦為明。用晦正君子所以為明處。蓋明不貴於善用。而貴

周易

卷十一

五

山房

正石  
見

於善藏藏之正所以用之也章氏曰晦者明之藏明者晦  
之發辟人在暗處而見外物甚精亦可為晦而明之一証  
程敬承曰晦而明與晦其明不同謂君子照物本明而非  
以明而明也用晦而明耳明出為晉君子體之以自昭日  
入為夷君子體之以為晦出地入地為時不同其本明之  
體一也故怡明而明大晦明而明全  
附羅一峰曰蒞衆者以離照坤也用晦而明者以坤養離  
也王輔嗣曰藏明於內乃得明也顯明於外巧所辟也呂  
東萊曰用晦而明者君子養明之道不有虞淵之入焉有

陽谷之明

別傳曰知地上之為明而不知入地之未始不明者非  
知日者也聖人用晦而明存常人用明而明晦馮氏曰  
所蒞者衆安得人人而察之明必有所遺矣游氏曰自  
治用昭察惡必盡之義蒞衆用晦太察無徒之義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  
有言  
按初以明體入地中君子當明夷之時動遭掩抑志不可  
伸分明有欲飛不能之態若垂翼然猶幸其居初失此時

同

卷

七

七

而○不○去○後○雖○欲○去○而○不○得○者○知○幾○之○君○子○當○行○則○行○三○日○  
不○食○可○也○夫○見○幾○明○決○或○有○訝○其○去○之○速○者○然○義○所○當○往○  
即○主○人○有○言○亦○聽○之○而○已○寧○不○食○而○不○可○不○行○寧○有○言○而○  
不○可○不○往○總○是○要○他○決○去○之○意○  
傳○曰○初○九○明○體○而○居○明○夷○之○初○見○傷○之○始○也○凡○小○人○之○害○  
君○子○害○其○所○以○行○者○第○事○未○顯○而○處○甚○艱○非○見○幾○之○明○不○  
能○也○夫○知○幾○者○君○子○之○獨○見○非○衆○人○所○能○識○也○傷○未○顯○而○  
去○之○則○世○俗○孰○不○疑○恠○故○有○所○往○適○則○主○人○有○言○然○君○子○  
不○以○世○俗○之○見○恠○而○遲○疑○其○行○也○若○侯○衆○人○盡○識○則○傷○已○

及而不能去矣

解俱妙

高○飛○也○蘇○子○瞻○曰○將○飛○而○舉○其○翼○必○見○其○摩○也○故○垂○其○翼○  
所○以○示○不○飛○之○形○也○方○其○未○去○也○垂○其○翼○緩○之○至○也○及○其○  
去○也○三○日○不○違○食○亟○之○至○也○是○何○也○則○懼○不○免○也○揚○敬○仲○  
曰○垂○其○翼○隱○其○去○迹○使○不○見○其○飛○也○三○日○不○食○義○當○速○也○  
君○子○初○未○置○已○意○於○其○間○苟○彰○彰○然○著○其○引○去○之○迹○是○謂○  
有○攸○往○是○謂○不○垂○其○翼○主○人○將○有○言○矣○  
附○有○馮○文○所○曰○三○日○不○食○困○之○極○也○辭○豐○而○說○約○則○庸○者○  
言○解

與辭受妙

言更異

周物說

卷十一

五

六



言○也○在○君○子○何○恤○人○之○言○也○其○所○全○者○大○也○

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後○氏○曰○義○者○事○之○決○也○君○子○惜○不○食○以○明○義○此○處○着○一○

一○明○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二○於○暗○主○比○初○稍○近○視○三○四○五○尚○遠○故○傷○而○未○切○取○象

於○左○股○左○非○用○事○者○比○夷○右○為○未○切○也○用○拯○馬○壯○只○是○速○  
去○之○意○傷○未○切○而○救○就○是○速○只○是○箇○去○得○早○免○於○禍○即

是○言○孫○質○菴○曰○穆○生○謂○今○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韋○忠○謂

褰○裳○而○避○之○猶○恐○波○反○我○皆○知○用○拯○之○義○者

附○按○此○爻○舊○亦○主○避○難○看○然○本○義○云○救○之○速○則○免○下○一○

救○字○便○見○有○關○世○道○之○責○時○解○主○大○臣○故○難○說○為○確○

附○蘇○紫○溪○曰○六○二○是○天○子○股○肱○之○臣○故○取○象○左○股○但○時

當○明○夷○上○無○元○首○之○明○即○欲○畢○謀○効○力○而○動○輒○掣○肘○如

夷○其○左○股○而○不○得○以○有○行○也○然○二○與○君○同○休○戚○義○不○容

於○坐○視○須○用○拯○馬○壯○以○佐○其○急○乃○吉○拯○用○壯○健○之○馬○只

是○要○他○速○救○之○意○謂○之○曰○吉○乃○為○之○在○我○者○當○如○是○其

既○非  
圖○有○濟○濟  
既○非

濟與否弗論也。或曰：二震而陽之間，陽為壯健之馬。馮文所曰：明夷而夷於左股，傷其大臣也。極之不速，害將大笑若闕天之全。西伯、祁奚之全，叔向則馬壯者也。有垂翼之智，則有馬壯之才。天下事固非貪昧、隱忍者所能圖也。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按：彖傳曰：柔順蒙難，則順者正處。明夷之道也。二陰柔有此順德，故能速於拯救而得其則。虛齋分順則為兩意，則以字覺無着落。或曰：以柔從剛之謂順。二得初之壯，馬以

極，是為順而得其則也。

附項平菴曰：明夷六二用極馬壯吉。象曰：順以則，換初六

用極馬壯吉。象曰：順以則，換初六

六用壯可以得吉也。明夷六二當位之臣，忍傷以救國事

合於為臣之則，故曰順以則也。渙之初六在下無位，避難

而自救，故止曰順也。救禍者莫若順，則者道之常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附按：至明居下而為下之主，至暗在上而處勢之極。正相

敵應身任其責，不得已而為南狩之舉，為天下除首惡也。

周易說

卷十一

五

山房

正相

敵應身任其責不得已而為南狩之舉為天下除首惡也

周易說

得此辭不  
必於君自  
丁曲為回  
餘元惡之  
說更勝

此辭甚確  
看疾貞尤  
道載

不可疾貞。非較計利害。誠以君臣之分。不容造次。苟能化  
暗為明。亦吾之本心也。昔寧待之焉耳。不然是幸其君之  
不明。而京時以邀利。豈南狩之所忍為哉。質菴曰。先曰南  
狩。而大者。所以示人君不道之戒。繼曰不可疾貞。所以  
嚴人臣不軌之防。程叔正曰。君雖無道。在五位。則無可伐  
之義。惟出門庭。而在上。則天人所共棄。是以變君臣之分。  
為征伐之舉。此聖人特與其文。以示萬世行權之準。  
附馮文所曰得其大首者除君側之元惡若文王之伐  
崇代密平勃之誅諸呂李郭之除安史是也不可疾貞

者人臣靖君側之惡。嫌於逼上。侵權而有不居之功。故  
戒其疾。如曰以臣伐君。則湯武之事。聖人不得已而行  
之。非可以為訓也。  
附疾貞王輔嗣曰既除其主將正其民之迷也其日  
別解固已久化宜漸不可速正故曰不可疾貞或曰不可疾  
貞即艱貞意或曰以不可疾為貞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傳曰志在去害而已。豈有意於利天下乎。志苟不然。乃悖  
亂之事也。蔡介夫曰。乃字宜玩。所謂有湯武之志。則可權。

周  
易

卷  
十一

五  
九

石  
鏡

者○聖○人○不○得○已○而○用○者○也○張○幼○子○曰○大○得○謂○大○息○天○下○之○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按○六○四○已○入○坤○體○係○腹○心○之○地○故○曰○入○於○左○腹○夫○居○明○夷

之○時○其○心○皆○欲○去○傷○害○而○常○失○之○無○及○得○超○然○以○遠○去○大

獲○我○心○矣○入○字○與○出○字○對○已○入○左○腹○矣○得○出○門○庭○乃○獲○明

夷○之○心○蘇○紫○溪○曰○二○在○外○卦○為○股○肱○之○象○故○曰○左○肱○四○在○內○卦○為

腹○心○之○象○故○曰○左○腹○陽○左○陰○右○左○股○而○曰○夷○非○陽○德○之○亨

欲○行○而○不○得○其○行○也○左○腹○而○曰○入○陽○德○之○藏○也○有○明

而○而○晦○其○明○也○一○之○時○猶○可○救○也○故○曰○用○拯○馬○壯○四○之○時

不○可○溺○也○故○曰○出○門○庭○所○處○者○明○夷○之○迹○所○得○者○明○夷○之

心○迹○異○而○心○同○也

附○按○此○文○本○義○主○得○意○遠○去○說○較○傳○盡○惑○之○說○為○直○截

然○止○以○遠○去○為○得○意○與○宗○社○有○何○干○涉○玩○文○辭○腹○字○并

門○庭○二○字○分○明○是○宗○臣○而○遭○內○難○者○不○得○已○而○潛○身○遠

害○其○心○專○為○存○宗○社○計○故○曰○獲○明○夷○之○心○於○出○門○庭○與

微○子○行○遯○一○例○看○其○理○最○確

微○子○行○遯○一○例○看○其○理○最○確

微○子○行○遯○一○例○看○其○理○最○確

黃廣寓曰。腹心相聯。四與上同體。故象入於左腹。所謂肺腑之親也。明無可去之義。然君與宗社其輕重之間。有難存焉。我惟飄然遠逝。乃能存宗祀於不絕。其心實對先王而無愧。故曰獲明夷之心於出門庭。即商書所為自靖自獻是也。胡雲峰曰。坤有腹象。入於左腹。自離而。入於坤也。坤偶有門象。于出門庭。猶可去。而出乎坤也。獲明夷之心者。微子之自靖。出門庭者。微子之行。遯也。附傳曰。坤為腹。左者。隱僻之所也。六四進居坤體之下。

由隱僻之道。深入其君。故云入於左腹。入腹謂其交深也。交之深。故得其心於出門庭。既信之於心。而後行之於外也。邪臣之事暗君。必先盡其心。而後能行於外。附蘇子瞻曰。近不明之君。而位非用事之地。雖以遜免。而君子莫之咎也。以其去門庭之速也。君子之居此。懼其不免爾。既免。未有不去者。既免而不。去懷其門庭。將以有求。則吾罪大矣。易曰。入退也。藏也。入於左腹。退藏之密。有明而不露。止所謂晦其明也。晦其明。豈僅僅自全而已。君子之心。

不為一身計而為天下計為宗社計獲明夷之心於出門庭其所全大矣陳明卿曰心藏於腹明藏於離入於左腹晦其明象  
 李氏曰下三爻為落地之日有入象四一爻處落日之上  
 有出象夫當其不明而反晦也則雖以聖人不免入地  
 下而見傷及其艱貞而用晦也則雖遇至昏庸可以獲  
 心意而出地上說者謂六四以下皆為文王之明夷  
 至五爻乃以箕子刻之象所為內文明而外柔順具見於此爻

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方陵氏曰此爻作微子看則所為獲明夷之心者非徒為一身遠害計也實為存宗祀計也此念可以自知而不可以對人言故象不徒曰心而并曰獲意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潘雪松曰六五以柔居尊為明夷之主而象曰箕子之明夷言箕子以見六五明夷之象也利貞謂宜如箕子之貞也免於難則利不失其正則貞張中溪曰爻言利貞即象所謂利艱貞也黃廣寓曰彖云利艱貞此爻言利貞蓋艱

貞已○在○明○夷○此○利○貞○是○贊○詞○

胡雲峰曰○士大夫處平時○易處明夷之時○難處明夷之時○為微子○比○平○易○為○箕子○難○微子已去○不可復去○比○干○已○死○不必復死○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此殷有三仁而文○獨以箕子言之也○

附○王○湘○卿○曰○微子去之利而不貞○比干諫而死○貞而不利○

彥陵氏曰○湘卿此說○非也○去死也○總歸於貞○分別只在艱○字上○愚更為之解曰○微子去之貞而不艱○比干諫而死○艱○而不利○

象曰○箕子之貞○不可息也○

按○文○云○箕子之○明○夷○象○恐○人○謂○箕子之明○真有所夷也○故○

言○不○可○息○以○表○一○不○可○息○而○又○不○可○露○此○成○其○為○箕子之○

貞○程○敬○承○曰○明○不○可○息○故○須○用○晦○以○存○之○使○箕子之明不○

晦○則○箕子之身○不○可○保○而○其○明○遂○至○滅○息○明○一○息○便○不○成○

個○字○宙○故○不○可○也○不○可○二○字○甚○重○

呂○涇○野○曰○箕子之晦○其明者○時也○權也○然其明○隱然自在○

何○嘗○滅○息○就○是○他○艱○難○守○正○自○晦○其○明○處○無○非○是○委○曲○以○

全○此○心○之○明○明○豈○有○特○而○息○惟○明○不○可○息○故○忠○義○炳○朗○精○

石鏡

忱○憤○烈○乃○成○其○箕○子○之○貞○

易○勝○曰○明○不○可○息○非○謂○精○忠○大○義○炳○然○天○日○也○箕○子○之○

悔○其○明○委○曲○以○冀○君○心○之○一○悟○耳○即○萬○般○艱○難○之○中○此○

念○未○嘗○一○毫○回○互○一○毫○間○斷○此○方○是○不○可○息○也○不○可○息○

正○在○欺○欺○一○念○處○見○得○不○必○說○到○世○運○上○彥○陵○氏○曰○明○

不○可○息○猶○云○忠○愛○之○念○不○可○一○時○間○斷○其○不○可○乃○在○自○

心○論○正○表○所○為○正○其○志○處○象○故○表○之○曰○箕○子○之○貞○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胡○雲○峰○曰○不○曰○明○夷○而○曰○不○明○晦○蓋○惟○上○六○不○明○而○晦○所○

以○五○爻○之○明○皆○為○所○夷○矣○人○之○明○未○必○傷○也○卒○乃○自○傷○而○

遂○隕○絕○厥○命○則○亦○何○益○之○有○哉○知○者○亦○可○鑒○矣○蘇○子○瞻○曰○

六○爻○皆○晦○也○而○所○以○晦○者○不○同○自○五○而○下○明○而○晦○者○也○若○

上○六○不○明○而○晦○者○故○曰○不○明○晦○言○其○實○晦○非○有○托○也○明○而○

晦○者○始○晦○而○終○明○不○明○而○晦○者○強○明○而○實○晦○此○其○辨○也○

按○明○夷○不○取○五○為○君○位○而○取○上○為○君○位○者○能○傷○日○之○明○者○

地○也○地○積○至○三○爻○而○愈○厚○故○以○上○為○主○陸○君○啓○曰○不○明○晦○

直○是○晦○了○不○必○云○至○於○晦○

周易卷十一 六三 山房



照四國猶  
三四方皆  
在照臨之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自古亡國敗家極明察才辨的人起初何嘗不高視遠覽所謂照四國也只是失為君之則究竟成個極憤懂的人本義以位為照不然失則即是不明晦潘雪松曰夫人心之明本不可息此天則也二順人臣之則故用晦以為明上六失君人之則故強明而實悔  
論五行可曰明夷一卦以商周之事案論上一爻極暗為紂之昏棄五近暗為箕子之囚奴四與上同體避暗就明為微子之遁去三與上應以明尅暗為武王之伐紂二在

大臣之位藏明於暗為文王之姜里初去暗稍遠見傷即避其伯夷太公居海濱之事乎陸庸成曰明夷之時貴於艱貞以自全故義不及比干  
薛畏齋曰明夷之時暗君在上下五爻皆為所傷者也然所居之位不同則所處之道亦異以位言之初無位者也自二以上有位者二三與上異體其情疎四五與上同體其情親其位有不同矣以道言之初可以遠去保身之智二守常而經三通變而權主於義四獲心而出五守正而囚主於仁其道亦有間矣皆無傷於明者也

同

卷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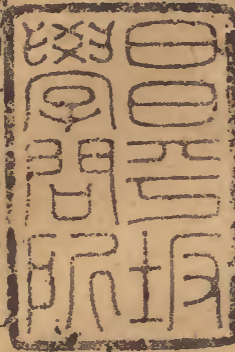
六

石鏡

張幼于曰明夷一卦用之以處難則為文王與箕子明而  
 晦也。用之以居易則為蒞衆之君子。晦而明也。明而晦故  
 全已晦而明故燭物。  
 彖陵氏曰明夷取腹取腹心取首。雖在亂世亦可以見君  
 臣一體之義。

蘇子瞻曰明夷之主在上六二與五皆其用事之地而  
 九三勢均乎其主。力足以正之。此三者皆有責於明夷  
 也。世者也。夫君子有責於斯世。力能救則救之用極是  
 也。力能正則正之。南狩是也。既不能救又不能正不敢

辭其辱以私便其身。其子是也。君子居明夷之世。不  
 必有以塞之。無責必有以全其身。而不失其正。初九六  
 四無責於斯世。故近者則入腹。獲心於出門庭。而遠者  
 則行不及食也。明夷者。自夷以全其明也。  
 王世安曰聖人不窮否而窮明夷否之。天聖人能為之  
 也。明夷之夫聖人之所蔽用也。弗能為之矣。



周易說卷十一終



